

九一八五週年

目錄

平

凡

半月刊

第十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辭	本社同仁
五年來國際政局之演變	韞明
五年來的憤怒 總結算	流亡青年
值得紀念的黑龍江抗日兩位死難英雄	太倉
讀坦白集	中
由海拉爾到外蒙古邊境	黎若譯
文藝：	
進城	今人
王先生的九一八	錦
通訊：	
紀念九一八五週年應有的覺悟	琛
黑水白山偷渡記	惜夢

歡迎投稿
錄取後概酬現金

郵費國內免收費
國外按定價加倍
直接定閱郵票通
用惟限於一角以
內者

定價 每期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

印刷者：

和記印書館

西安北院門八一號
電話二百六十七號

代售處 總代售處西安東

大街天津大公報
分館

西安南院門大東
書局分銷處全國
各大書局

編輯兼發行者平凡社
通訊處 西安東木頭市街
馬迭爾公寓二十
九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

社約

1. 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
2. 不謾罵，更不歌頌。
3. 反對頹廢意識，但亦不盲目的吶喊革命主張。
4. 問蒼生，不問鬼神。
5. 擁護科學，反對玄理。
6. 反對幫閑文字。
7. 不為敵人宣傳，不為私人御用。
8. 把握着平凡，以追求着偉大。

東北血痕錄

- 廿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時，日軍砲轟瀋陽北大營，翌晨瀋城均被佔領。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六時，日軍侵入安東。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七時半，日軍襲鳳城。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八時，日軍佔領營口。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八時，日軍佔領海城。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八時，日軍佔領撫順。
- 廿年九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時，日軍佔領長春。
- 廿年九月十九日廿日，日軍先後佔領延吉，琿春，和龍，汪清等縣。
- 廿年九月廿日，日軍圍攻昌圖。
- 廿年九月廿一日，午后七時，日軍佔領吉林省城。
- 廿年九月廿二日，日軍進佔敦化。
- 廿年九月廿三日，日軍進佔通遼。
- 廿年九月廿四日，日軍進佔洮南。
- 廿年九月廿五日，日軍進佔鎮東。
- 廿年十一月十九日，馬占山彈盡援絕，退至克山拜泉，黑龍西省垣於廿日被日軍佔領。
- 廿年十二月廿三日，日軍進佔田莊台。
- 廿年十二月廿七日，我軍退守盤山，大窪陷落。
-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溝邦子失陷，我並放棄錦州。
-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遼西各地相繼失陷。
- 廿一年元旦，日軍進抵榆關。
- 廿一年二月，日軍分三路進犯熱河，三月八日，熱河全部淪亡。
- 廿一年冬，馬占山，蘇炳文，李杜先後退入俄境。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辭



本社同仁

今天是九一八五週年！在這樣一個慘痛的紀念日，我們實在不能緘默下去！雖然我們的血是沸騰了，我們的神經是受了極大的刺激，可是我們却又十分承認，我們並沒有「發狂」，更沒有「發傻」，我們承認我們所說的話，都是通過了理智；通過了理智的話，我們實在又不能不說。

九一八事變當時，政府和一般民衆，不能不承認沒有把事變的起因和演變，認識得清楚，把握得住。因之都犯了兩個大錯誤：一個是依賴國聯，一個是希求事態不更擴大。依賴國聯的失計是任何人都曉得的，這里不必詳述。至於希求事態不更擴大，這種幻想，簡直有點滑稽。日本帝國主義者，她爲了滿足一部分人的慾望，必要實行大陸政策，進攻蘇聯，也就是說必要佔領東北，華北，以至整個中國，這一定則，從理論上，事實上都可證明，實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九一八事變當時的錯誤，想我們全國同胞都不能不虛心承認；那末，我們焉能一錯再錯，以至三錯，無窮盡的錯呢！事情是很顯明的，當前只有降與戰的兩條路線：長期準備抗日路線，把準備與實踐劃開。這一路線的結局是必然的死亡，與降日沒有什麼區別。一個是抗日路線，把準備與行動聯繫起來，立即對日抗戰。這一路線的結局，雖然也許會死亡，但能運用得好，一定可以死裏求生。此外決沒有第三條不降不戰的路線，當前的事實，歷史的教訓都能確切的明示我們，就拿物質上的準備問題來說吧，我們固然不反對這種準備，但只單獨的在這一點上着眼，而不和實踐聯繫起來，是絲毫沒有用的，我們準備一步，敵人準備十步，所以我們與敵抗戰，唯有仗着地理條件，民氣士氣，和在國際間可能佔優勢的反帝的力量。再拿所謂「親善」的問題來說吧，日本的大資本家，決不肯放棄其本身的利益，來憐恤中國大衆，這從他們過去對中國大衆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武力屠殺都可以證明。

中日問題嚴格說是不能和阿意問題相提並論的，縱令退一步，把兩個問題加以比較，我們認爲中國應該抗日，如同

阿國應該抗意是一樣對的，我們絕不因阿國失敗而氣餒。因為事情是這樣：一方面是侵略者，決心滅亡被侵略者，被侵略者不戰而亡，在被侵略者方面說是束手待斃，毫無代價；在侵略者方面是不流血獲得勝利，實是最實惠的，也是最盼望的！至於戰而亡的情形，便與不戰而亡的情形迥乎不同了！況且，事實上，可以說：戰一定不會亡！阿比西尼亞戈爾鎮臨時政府的成立，與阿軍遊擊戰爭的日趨激烈，都是鐵證！

現在談到我們主張怎樣抗日的問題：我們主張的抗日，是要全國一致行動，集合所有人力物力。我們深切的瞭解，這樣一件大工作，決不是局部的人可以作得來的。全國一致行動，是包含着政府與人民兩方面，的確，抗日這一工作，脫離民衆單是政府，是必然的失敗；同樣，沒有一個政府領導，單靠民衆自動作戰，也絕不會有勝利的前途。中央政府年來有些人在埋頭苦幹，準備抗日，這是人所共聞的，我們也承認。蔣介石先生在二中全会時解釋救亡禦侮的步驟與限度，他說：「假如敵人強迫承認偽滿的時候，或者從去年十一月以後，敵人再侵害中國的領土主權，而政治外交方法不能排除這個侵害的時候，這便是和平絕望的時期，也便是犧牲的最後關頭」。他這一報告，對和平絕望與犧牲最後關頭的解釋也比較的具體了。我們現在迫切的希望中央政府馬上把準備抗日與實踐抗日聯繫起來！用行動來保障二中全会的宣言，立刻由軍事最高當局，率領全國二百萬常備軍，五千萬壯丁，從事神聖的抗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武裝走私，和她導演下的內蒙自治，偽軍西犯，已不是政治外交方法所能排除的主權領土的侵害！至於「敵人強迫承認偽滿」再行抗戰的主張，我們不敢贊同，偽滿成立眼見也要五年了，我們政府雖然沒有公開的承認她，怎奈她確並沒有因為我們政府不承認而倒台；假如長此這樣繼續下去，難道政府便不想收復失地，不顧東北三千萬同胞了嗎！況且事實上，由於「不承認主義」的結果，又已產生了其他若干偽組織！絕望時期，最後關頭已擺在我們的面前了，更不會再有絕望後的絕望，關頭中的關頭出來！

最後：綏遠事件，關係整個抗日問題，綏遠不保，收復失地工作將益陷於困難，整個中華民族之危機將更緊迫一步！因此，本社對捍衛綏遠的將士們致最大敬意。

五年來國際政局之演變

韞明

——紀念「九一八」五週年——

時代之輪疾轉着，一年二年三年……「九一八」已經渡過五個年頭了！

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奇恥大辱，誰能想到會「若無其事」的容忍挨渡到今天？誰能想到就是形式上的紀念也都一年比一年的暗淡，幾乎如同「五九」「五卅」……一樣變成了歷史上的痕跡？我們今日紀念着五週年的「九一八」，我們同時懷念着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姊妹們五年來所遭受的凌辱和蹂躪，我們只覺得在東北故鄉中，五年的歲月，每分每寸，都是血淚積成！那末，我們的責任與使命，在那裏？應該到何時完成？

「九一八」是歷史進行中的必然現象之一。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勢必要走向以武力爭奪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步驟。有的人說，××帝國主義進攻我們東北，是緣於「大陸政策」的一貫政策；我們只能承認這是一種現象的觀察，並沒能透進到問題的本質。任何一個國際事件的形成，都要基於經濟發展的條件：××於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廢止封建幕府，採取資本主義，六十年來急速的膨脹發展，到事變前，已經變成了一個全

副武裝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尤其是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生產的矛盾完全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生產過剩，失業增加，農村破產，國民生活計貧窮化，社會的騷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矛盾中的一幅連環圖畫，為爭奪市場，和掠奪殖民地，為刺激國內民衆的情緒而轉移其視線，……纔發動「九一八」的侵略戰爭。至於所謂「反蘇防赤」「實行法西斯化」……尚都是根據這一個基本的因素而產生的政策和現象。我們認清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必然性，那末我們對付侵略者的辦法應該是什麼？「調整」嗎？「親善」嗎？還是要發動起全民族的力量，作大規模的澈底的「反抗侵略」「爭求解放」的鬥爭呢？

因為今日國際關係的複雜錯綜，我們想要爭求解放鬥爭中的最後的勝利，對於五年來國際關係的演變，有總括的系統的複述一下的必要。我們可以從這裏清算出我們的友和敵，可以尋找出我們應當踏進之路。

「九一八」雖然是歷史進行中必然現象之一，「九一八」也是個劃歷史階段的事變。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到一九二九以前，中間經

戰。雖然因為戰略上的錯誤阿國暫時退出京城，但是抗戰的火燄一樣在阿國西半部燃燒着，並且在最近以前尚有數千阿軍襲擊阿京，「意阿軍在台西開戰雙方死傷達七千人」，「阿軍四萬向台西阿京推進」……傳來使人感到興奮的消息。我們敢相信意帝國主義還得有狼狽退出阿境的一天，這不是幻想，這一定是事實。

再看巴斯坦的原野上。年來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震撼每個帝國主義的基礎，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充滿着反帝的解放的情緒，英帝國主義者要想用「以猶制阿」，「以阿制猶」的方法，來轉移他們的反英視線，所以才有最近巴力斯坦猶阿衝突之武劇。但是基於時代的事實的教訓，阿人很快的就發見幕後操縱者的猙獰面目，所以馬上決定鬥爭的方向和路線，於是猶阿衝突的序幕揭開，接連着就邁進反英反帝的階段。英帝國主義者近來雖然派遣大軍屠殺鎮壓，但已經感到焦頭爛額，搔首無計了。目前的趨勢，猶阿兩族復有聯合起來向共同敵人進攻之可能呢。

提到反侵略的鬥爭當然我們也不能忘了現在北滿活動的十餘萬健兒，堅強反滿抗×的人民革命軍啊！他們的意識，已進一步的清澈；他們的組織，已經像鐵般的堅固了；他們的游擊戰術，已經充分的能使敵人疲於奔命而莫可如何了。

再有就是埃及的獨立運動，在本年八月十四日英埃簽定新約，獲得解放運動的初步勝利。當然這不是澈底的成功，澈底的成功，尚有待埃及勞苦民衆的再接再厲的奮鬥。

印度的反英獨立的鬥爭，是有悠久的歷史了。不過從「九一八」後，鬥爭的途中，有了新的轉向和發展。甘地的「不合作」「非暴力政策」的一些主張，被印度的農工大衆揚棄的無餘了。近年來我們看的一九三二——三三年的農民暴動，一九三四年紡織工人的總罷工，最顯著的是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間武裝土著與英國統治者及印度當局的殘酷鬥爭。種種事實，讓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鬥爭，已經走上更進步的階段了。

至於地球另一面的拉丁美洲，到處也都放散着民族解放的火星：古巴，尼加拉瓜，烏拉圭等地的革命，海地的要求完全自主，巴拿馬，薩爾伐多的漸漸不聽美國的指揮，可見各弱小民族的政治覺醒，和反帝運動的澎湃，也同樣的加速發展着。

至於聯合反對蘇聯的運動，倒不是從「九一八」開始，不過從「九一八」後反蘇的陣線，却有着很大變異。本來領導反蘇的國家是法國，而以小協約及波蘭為前哨；可是從「九一八」後，這把領導者的交椅，却轉讓給英帝國主義了。當時英國掌握東西兩個反蘇急先鋒——日德。爲了反蘇，在東方默認或鼓勵日本佔取東北；在西方允許希特勒恢復軍備撕毀條約。可惜這兩個心懷巨測的急先鋒，有些驕將據主了。一個是要積極南進，危害到華南和南洋羣島的大英帝國主義的利權；一個要在反蘇行動之前，先唱收復舊有殖民地的一支歌曲。這，都是英帝國主義者的作繭自縛的收穫呵！

五年來的憤怒——總結算

流亡青年

——爲九一八紀念而作——

啊，多麼慘痛的回憶喲！

在「九一八」砲火聲中，我們失掉了可愛的家鄉，同時也失掉了寶貴的自由。從此三千萬故鄉的父老兄弟姊妹，死的是含冤嗚咽於地下了，生的却成天在血和淚的中間掙扎哀號，使我們不忍卒聽，也使我們不敢想像。兇惡毒狠的敵人，却正在有計劃地一步步加緊壓迫，一步步宰割我整個中華民族。在這生死存亡千鈞一髮的關頭，我們不能再容忍了，我們不忍得再有所顧忌，我們的熱血正在沸騰，我們的憤怒正在焚燒，我們要把幾年來所受的痛苦，所積的憤怒，一起爆發出來！一起流洩出來！向凶狠殘暴的敵人，作一個總結算！

如今，已是第五年度的「九一八」了。

每次想到「九一八」，只要不是冷血到零度以下的喪心病狂者，誰都要傷心落淚，誰都要悲憤填胸，可是五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僅是傷心落淚，不足以減輕受難者的痛苦；僅是悲憤填胸，也不足以粉碎敵人，我們已經這樣渡過四個「九一八」了，敵人的侵略也愈甚，我們所受的痛苦也日深，我們不能再這樣延宕下去，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

是卑怯懦弱的眼淚，也不是不着實際的悲憤，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是爭取生存的自由，我們要解放一切身受或別人受到的痛苦，我們要粉碎一切直接或間接壓迫我們的敵人。

我們爲着不肯甘心作敵人的奴隸，而要找到一條活路。

鐵一般的事實，早已告訴給我們，敵人的計劃，是在吞滅整個中國，是在使整個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永遠變成他們的奴隸，絕對不會因我們甘願「退讓」而改變初衷，也決不會因我們表示「親善」而緩和態度，東北四省陷落了，馬上又攔得榆關長城各口；冀東亡掉之後，繼之以察哈爾內蒙。現在，又在「親善」「提攜」聲中，簽定了華北防共協定，敵人大舉增兵，佔領華北鐵路的總樞紐的豐台車站，來限制我們軍事行動；公然以武裝包庇走「私」；破壞我們海關組織，阻害我們民族工業的發展，斷送了我們整個經濟命脈，那一件不是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退讓忍辱只有自召滅亡，「調整」「親善」只有加強敵人的野心，同樣，我們也可從松滬之戰，古北口之戰，以及令敵人窮於應付

的義勇軍的頑強抗爭，可以見到唯有流血才能爭得民族的出路！唯有抗戰才能粉碎敵人的野心！

我們已經知道敵人口中的「親善」「退讓」，是欺騙我們的工具，是侵略我們的手段，爲甚麼我們自己也會喊出「親善」「調整」？敵人把我們打得奄奄一息，我們還向敵人「親善」；敵人砍掉我們的頭顱，我們還對敵人「退讓」，我們是自欺呢還是欺人？究竟親善與搖尾乞憐有什麼區別？退讓和卑污投降有什麼兩樣？

我們中華民族大衆，絕不願自己的子子孫孫，永遠變成敵人的奴隸；我們中華民族大衆。也決不要向敵人作出「乞憐」「投降」等卑污無恥的舉動！

我們向敵人「親善」「退讓」，敵人對我們印象如何呢？我們聽聽南京總領事須磨的豪語：「中國當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馬上對日作戰，一是絕對依服日本，」敵人雖然不損一兵得到我們所讓出的數十百萬方里的土地；不費一彈，簽定了許許多多我們爲親善而犧牲的條約，敵人却依然向我們嘲笑，嘲笑我們庸愚與無能，嘲笑我們卑污與無恥！試問我們的良心在那裏？我們的羞恥又在那裏？「不是抗戰，就是投降」，爲甚麼我們自己不敢說，我們自己不許說，却一味希圖什麼幹旋調整，一直讓敵人來說？中外古今，可曾有過這樣先例？

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絕大恥辱！也是整個被壓迫民族鬥爭史上的絕大污點！

我們絕對不能投降，我們絕對要抗戰到底！

x x x

再看一看東北故鄉。

從前種着高粱的豐腴園地，已變成水渠縱橫的稻田；和平靜穆的鄉村，早充滿了恐怖哀傷。爲了防「俄」「匪」，驅使我們同胞到前線去做砲灰；爲了實現「王道樂土」，爲了加速「日滿親善」，任意奴使我們的弟兄，任意奸淫我們的姊妹！

我們曾聽過三千萬父老中有這樣焦切的哀呼：

「我們成天受着磨難，受着摧殘，難道他們竟忘掉了故鄉，忘掉了我們？」

我們也聽過因不堪壓迫因不願作奴隸而發的激憤之聲：

「我們活要活得自由！不然，我們死也要死得痛快！」狠毒的敵人，不許可我們三千萬同胞自由的生存，也不許可我們同胞痛快的死去，敵人要三千萬同胞受着遲凌的痛苦！要三千萬同胞在地獄中作種種掙扎！供敵人殘忍的享樂——也是給我們一個羞辱的譏嘲。

東北故鄉三千萬的同胞，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故鄉的消息，儘是令我們怒髮沖冠，令我們悲憤鬱結，然而，我們可曾給他們一些安慰？可曾解除他們一些痛苦？只有每年一次的「九一八」紀念，我們還在「表示」，可是另外一方面，却雙手把土地捧給敵人，使敵人安心來作壓迫工作，使受難人痛苦日深，使受痛苦的日益加重。

「難道他們竟忘掉了故鄉！忘掉了我們，」使我們汗流浹背，使我們無顏聲辯我們是在準備抗敵，使我們不敢證明我們自己沒有苟且偷安。

我們爲了解放三千萬父老兄弟姊妹們的痛苦，我們也要馬上發動抗敵的力量！

故鄉的兄弟們，爲了不堪忍受毒辣的壓迫，不堪忍受奴隸式的痛苦，却也不甘於懦怯的逃避，他們要奪回生存的自由！他們要解放整個被壓迫者的痛苦！他們無所顧忌，無所猶疑，組織成龐大堅強的義勇軍，在和強敵不斷地鬥爭。他們運用巧妙的遊擊戰術，使敵人的飛機大砲無所施其伎倆，使敵人感到無以應付，使敵人感到中華民族還不可以輕侮！

我們聽了，除掉興奮和慚愧以外，還說甚麼呢？

雖然只是短短五年，我們已經喪失八百餘萬方里的國土，整千萬的同胞被逼迫着去做亡國奴。這樣慘痛的歷史，已開古今中外的先例，我們感到無限悲傷，我們也感到無限憤怒。但我們絕不流淚，我們絕不嘆息，我們要用滿腔忿怒，燒沸了全身熱血，從敵人手裏奪回我們的自由，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唯有這樣，方可以挽救垂危的民族；唯有這樣，才可以解脫一切受難者的痛苦。

在責任上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猶疑，實際上也不必有絲毫的猶疑。只要我們肯擔負起抗敵的任務來，勝利絕對是在我們手中的！即使我們不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相互矛

盾，即使我們不利用帝國主義者的內在衝突，只憑我們的精神和熱血，我們就會絕對勝利！因爲我們的戰鬥，是爲爭取民族生存的光榮戰，是爲奪取自由而作的殊死戰，絕不同於爲少數人爭奪利益的侵略戰。我們的隊伍是整個民族，我們的團結是一致的堅強意志，這都是我們必勝的條件。

我們決不再談「忍辱負重」了，我們已至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們酷愛和平，但是惡敵的魔手，已在扼緊我們的咽喉，不容我們再講和平；我們需要準備，但是敵人的鋒刃，已然貼近我們的頸際，絕無準備的餘裕。在這存亡關頭千鈞一髮的民族危機下，除掉馬上起來抗敵之外，絕無其他活路。歷史所給與我們的重擔是如此，受難的同胞所期望於我們的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還顧到自己的安逸，對當前抗敵任務，故意逃避，那麼，中華民族還需要我們這樣懦弱不肖的人麼？

起來啊！一切不願給敵人作奴隸的人們！我們手携着手肩靠着肩，一齊擔負起這救亡的鬥爭吧；消滅所有間接或直接壓迫我們的敵人！解放所有身受或別人受到的痛苦！！

我們要從敵人壓迫下解放中華的民族！

我們要從敵人手中奪回我們失去的土地與自由！！
不要再延宕到下屆的「九一八」啊！！

值得紀念的黑龍江抗日兩位死難英雄

太 倉

——張競渡 聶貴三——

由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到本年的九一八整五個年頭了！中國人這個最深的創痕是日本之所給予，即日本國人也無從否認。

「有嫩江橋抗戰始有上海抗戰，有上海抗戰始有長城抗戰」，這是國人觀察的結論，雖然又把熱河失掉，故都訂了城下之盟，總而言之，好歹抗戰比叫他白檢去好一些，有這個「好一些」而嫩江橋開始抗戰中的死難人物雖一兵一卒亦值得紀念追述，筆者是當時搖旗吶喊的一員，見聞較切，所舉人物自然不是馬占山將軍而是為馬氏拚命的兩位無名英雄：張競渡，聶貴三是。

張競渡，字仲楫，遼寧開原縣人陸軍大學第八期畢業，分發黑龍江軍署任少校參謀，君志切帶兵，甘棄少校而就衛隊團的上尉連長，數月後升任該團第三營營長，不久江橋抗日，衛隊團首先迎戰，該團編制較普通團完備龐大，團長徐寶珍君沉着勇敢，並自十一月六日戰起迄十一月十八日退却，凡十三晝夜，該團始終為主力，就中尤以君的第三營為最力，君之善戰於焉著名，而敵人的妬恨亦於此始，迨馬氏由海倫回省，擴該團為旅，徐君升任旅長，君升第一團團長，駐訥河縣及馬氏出走黑河，圖二次抗戰，君青年激烈，主張即日發難，徐君主張待機而動，衷

曲不為君所諒解，憤而率所部去嫩江縣宣佈獨立，組織軍政府，自為首領重新佈置抗日陣容，那時正是夏天，雨水之多為歷來所未有，嫩江縣地闊人稀，一切物質均感缺乏，天時地利竟使君英雄無所用武！君有兄名競擇，向任職呼海鐵路，惑於漢奸利誘對國家觀念較薄，敵人以富貴為餌，介競擇招致君投降偽國，君初堅持，爭奈胞兄至再三，非此不止，君為勢扼，終於在不任偽國官職，由乃兄及漢奸担保安全條件下棄其兵柄而回省城閒住，時患眼疾藉以就醫，量狹的敵人必欲致其死命而甘心，惜君不知設法早脫虎口，功利主義的乃兄尤在五里霧中，未幾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反動罪名交偽江省警備司令部處以死刑，偽司令官張文鑄氏，不久以前任軍署科長，為君故人，至此只得為富貴而犧牲朋友，君遂棄市！乃兄除了收屍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平衡論君，愛國情緒，忠勇氣慨，無以復加，而經驗閱歷均感未足，困於地勢，既不能有所發展或如馮占海鄧文等率所部繞歸祖國，終極下策，亦當隻身遠行避禍，徐圖再舉，徒以乃兄慫恿而死於非命，錚錚將才亦太可惜！今茲紀念君，重在寫實，非徒頌揚，故於追述功績中一及所短，所謂愛之深而不覺言之切。

聶貴三，以字行，山東壽張縣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二

十二期畢業，初任黑黑江軍署上尉參謀，繼任砲兵團（樸炳珊部）第一營一連連長，嫩江橋抗日，砲兵參加，君率本連四門野砲與役，準確敏捷發多命中，敵人利用飛機作戰，我方飛機高射砲一無所有，砲兵陣地雖在步兵後頭，而受敵機的轟炸威脅，其困難且甚於步兵，任敵機如何擾亂，君沉着應戰，迄不動搖，蓋第一連為領袖連，一動一靜至足影響全局；迨十月十八日薄暮全軍退却，各兵種因素質關係，以脚步的捷鈍，定撤走的後先，質言之，便是騎兵先步兵而跑，步兵先砲兵而跑，結果剩下孤零的砲兵，而砲兵點者又先忠者而跑，至於武器的丟失與否那只好聽天由命了！君所部有兩門砲還未下來，派某排長去隱蔽部取馬拉砲，竟一去不返！時掩護砲兵的步兵，早已退走

淨盡，兇猛的敵人紛至沓來，情勢危急，已達極點，君大可棄砲而走，乃獨持「軍人與武器同休」之義，持槍矢誓，遂同十餘士兵以俱殉！年只二十六歲，死狀之慘，直不忍言！事後當局雖曾略卹遺族，而衡諸僅吶喊的所謂民族英雄們受上賞，慘烈殉國如君者無所聞！公道云乎究在那裏？

國人惑於「唯武力論」「唯武器史觀」，以為敵人了不得，未從作戰，精神上先處於必敗的地位，致怯敵者和保存實力者得所藉口！實則「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真要幹去，大有可為，使全國，步兵軍官都像張競渡君的勇敢善戰，砲兵軍官都像聶貴三君的忠貞卓絕，則敵兵雖利，其如何。

李守信

太倉

關於中國人起名字的藝術，我們嘗為文諷論其非，固然這是末節，惟把牠看成末節，始影響到民族端而不自知！且由李守信說起：李守信為漢人，傳說不一？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橫豎他是四萬萬人民的一份子，應是毫無疑義的，際此漢奸大興其道，人家施行「以華制華」的當兒，他受人家的驅策效犬馬之勞，砸自家的鍋，一估塞北，再擾綏東，本算不了什麼新鮮事，獨是「李守信」好響亮的個名兒！

我們的聖人說「人無信不立」，又道「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所以我們數千年的國魂便是「仁義禮智信」，一切底於信，李守信的名字如果不是蒙文的譯音，則可知當命名之初，其家長或師長至少以為「守信」二字很好而採用之，果也。「鳴便驚人」而給敵人守信，亡他的本國始終不渝，信字的真義難道就在這裏？

然而古今儘有例子，古人如張邦昌，只昌敵邦之邦，今人如洪維國，去維僞國之國，凡此不一而足；李守信守敵人之信又何足異？第倉頡許慎等有知應要大搖其頭。

讀 坦 白 集

中

韜奮在他所著的坦白集(本年本月出版)弁言上說：

「……就聯合陣綫的立場說，我們只希望某某現在和將來肯怎樣怎樣，以前的怎樣怎樣我們不再算舊帳。試舉個具體的例子：張學良氏在九一八時的不抵抗，我們是始終反對的，這是他以前的怎樣怎樣，但是現在他如肯認錯，現在他如肯下決心跟着全國救國民衆來幹，我們儘可歡迎他加入聯合陣綫來共同努力，不必再算九一八的舊帳。這所謂不算九一八的舊帳，並不是說讓淪亡的東北仍繼續地淪亡着，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恰恰和我們的意思相反。我們正是要收回失地；我們主張，如果張學良氏(舉個例)現在肯下決心跟着全國救國民衆來幹，共同努力收回失地，我們不算他在九一八所犯的錯誤。這不算舊帳正是要收回失地，要叫他從現在起共同努力來收回失地，不是讓失地仍繼續地淪亡着」。

韜奮雖一再說舉個例，但也可看出他對於張氏注意的程度來了，其實九一八的不抵抗，究竟是誰的責任，却很難說，韜奮也許另有他的見解；至於韜奮現在的立場如何，他以上的弁言，對張氏有無其他的用意，我們全都可以不談。專就韜奮：「現在他如肯下決心跟着全國救國民衆來幹，我們儘可歡迎他加入聯合陣綫來共同努力，」一段話來說，意思雖是好的，但我却只有一個見地，就是：一、張氏以往何曾不幹，二、要幹時，自有他的歷史路線，又何必談什麼「跟着全國國民衆」加入聯合陣綫？」

一、現在他如肯下決心，儘可歡迎他加入云云，彷彿

是說：張氏以前未曾下決心，換句話說，就是他以往沒有幹，其實張氏九一八當時的不抵抗，何嘗是他不抵抗，何嘗是真不抵抗？以後的種種，爲訓練部隊，和做其他「日本帝國主義不喜歡我們做的事情」，正可說是他準備抵抗工作中的過程，祇因客觀條件不夠，所以他的效用始終表現不出來。我並非替張氏辯護，現在韜奮兄的話，既然有敦促的意味，我想張氏此後更要加強他的決心，發揮他以往幹的精神！

二、跟着來幹這一句話，雖沒有輕視張氏的意味，但却忽略了張氏的歷史路線。若就張氏來講，我們無寧希望他堅決地執行他的歷史路線，而決不是跟着人家幹。因爲張氏和在他領導下的東北人，東北軍，無論在那一方面來講，希望披甲還鄉的志願，要大於任何其餘一切的人。他們生在東北，長在東北，有田園廬墓在東北，有一部分家族戚友在東北，所以他自始至終，自九一八事變起，從沒有放棄過抗日的主張，而且他們在關內的東北人，因爲歷史上，地理上，語言上，種種環境上的關係，在收復失地的工作中實有很多先天的優良條件，至低也可以作一個嚮導。再單就張氏來講，敵人對他，不但是公敵，而且是私仇呀！所以這歷史路線的執行人，我們要對他一點懷疑也沒有，的確張氏執行歷史路線，我們應認作是他的義務，萬不要說是他的權利。

今天是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我無意中得了韜奮這一段話，不揣冒昧的補充點意見，既以貢獻張氏，還以質之韜奮君。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作

由海拉爾到外蒙古邊境

黎若譯

這篇文章雖然與九一八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文中所敘述的土地，那不就是因九一八而失去的嗎？看哪！我們的大好河山，今日却成爲敵人的國防第一綫了！爲了紀念我們那失去已有五年的土地，我譯了這篇東西。

—譯者—

六月二十六日午前六時，我們的汽車將海拉爾拋在後面，一直的向着廣漠無垠的荒原中邁進了。我們預定今天正午時分，到達曠野之城堡的甘珠爾廟。

初夏的太陽，燦爛燦爛地在天空中照射着，在一片碧綠的草原的遠處，陽炎在閃閃的上升着。出發海拉爾走了約百公里，到了柯林托坡附近的時候，在左手遠處的地平綫上，興安嶺的連峯爲陽炎所罩，遠遠地望去宛如大海中的浮島一般。在右邊據說就是戈壁沙漠的邊緣，這已是沙丘地帶了。這地方除了一些零星的灌木長得很茂盛以外沒一棵樹木，只是一片廣漠的大草原。並且這草原描畫着一種波狀綫無窮盡的伸展開去。我們看了這光景只有驚嘆，並且想，假設把我們拋在這大草原中，恐怕我們連方向也辨認不出來了。但是蒙古人在這廣野中，以奧波作了唯一的標識，渡着遊牧的生活。所謂奧波者就是在小高丘上，或小土山上用些石塊，壘起來作成的堆石塚，在那上面用方形的木柵欄圍起來，在中央樹立上一條長木杆子，更在其四周雜亂無章的插上些木柴。可惜我們都不明白關於這奧波的起源，但這種東西在蒙古的荒原上却成了交通上唯

一的標幟，同時也是表示旗盟的境界的標幟，而且又是蒙古人信仰的對象。蒙古有一種習俗，就是以代表的奧波爲中心，每隔兩三年舉行一次奧波祭，這是喇嘛教的祭禮之一。雖說是一種天體崇拜的遺俗，但以作者個人由其外形判斷之，或者就如日本的道祖神，即生殖器崇拜教的遺物。

在這大自然中，時時看到駱駝，牛，馬，羊的大羣，遠遠地聚集在一起黑鴉鴉的蠢動着。不知目的是到何處去，只見被風吹飄着那茶褐色的帶子，獨自個兒馳騁在曠野中的蒙古人。又有時看到野鳥在啄着，或被風雨吹打着，牛馬的屍骨映進了我們的眼簾，因此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在這大自然中原始人類生活的影子。

總而言之，這廣漠的蒙古平原比較的沙礫爲多，有的地方，野草遮掩不住的地皮露出面，好象是吹了一層白粉，這大半是含着鹽分的。在外蒙古邊境的附近，便是濕地區域，但今年雨水較往年稀少，所以一切地方差不多都非常乾燥的，就是在濕的地帶，水草也枯萎得發黃了，在遠處也立刻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地方所長着的植物，大體都

是一種禾本科的植物，長得離地只有三寸光景。

由這幾點看來，這廣闊無邊的土地在農業方面好像是不適宜的，但對於牧畜却大有希望。一年由澳洲輸入二億圓羊毛的日本，正在發動對澳通商擁護法，和高唱羊毛國策之際，這廣大的蒙古草原，若能略略加以指導，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成爲世界上有名的牧場。在從前呼倫貝爾的羊毛，差不多都經由外人的手輸往美國，但自今年春天東蒙公司創設以來，殆完全被這公司所獨佔了。因此海拉爾羊毛的市價每一普特要值八元，比較起去年來高漲了兩圓。不過在目前這地方的綿羊所出羊毛的品質非常粗劣，決不能與澳洲的羊毛相比擬。所以「滿洲國」政府樹立了三十五年改良增加綿羊一千五百萬隻的計劃，其原因就在此。

同羊一樣與蒙古人發生了割捨不斷的關係的就是蒙古馬。蒙古馬與伊犁馬同爲世界馬種的三大源流，蒙古馬比較滿洲馬稍見壯大，筋骨與心肺都發達得很好，既堅韌而又十分輕快。蒙古馬對於蒙古人成了唯一的交通機關，是以前在其關係上如其說是家畜，不如說是其家族的份子之一。在蒙古就是女孩童對於騎馬一道，也已是登堂入室了。此外尚有牛與駱駝，也是蒙古的主要家畜。而「滿洲國」當局對於這些家畜，也均已大規模的計劃着改良其種屬了。

從甘珠爾廟到西酉台廟址，在沿着烏爾松河一帶，常常見到幾千匹牛馬和羊的大羣在放牧着，這種風景就是畫兒也是不能形容的。

在這些家畜之中，我想把這在廣漠的草原中的愛嬌者

諾樂特別寫一下。所謂諾樂者就是指羚羊而言。在普通羚羊總是雌雄兩隻在一起遊息，最多時也有千百成群的。我們由其名字想像來，羚羊好像是一種行動遲緩的動物，但事實上恰與此相反，牠跑起來是快速無比的。被我們的汽車所驚嚇起來的兩隻諾樂，與汽車平行着跑得非常迅速。其速度至少有四五十哩，瞬息之間便消失到遠處不見了。不過捕捉此種動物，在單調的曠野旅行者竟成了唯一的安慰了。在發見諾樂之後，便將汽車驚然的向前駛去，而諾樂也巧妙的躲開汽車箭似的逃了開去。這時候再將汽車開足馬力迂迴到前面駛過去，這樣追追不已，約三十分鐘，於是那諾樂疲憊不堪倒下去了。而尤其有味的就是牠們一見到汽車，一定要和汽車比賽起來，雖然有時由汽車的前面穿過去，但這一點很與海的愛嬌者海豚有點像同之處。

關於鳥類，雖有鷹，鵬，鶻，山七面鳥，鳩，鶴等等，但其中以山七面鳥爲最珍貴。所謂山七面鳥者，是一種像七面鳥的鴉。其兩翼展開時約有一間大，體重也似乎超過四十普特。而且牠的肉實不下於最好的七面鳥。獵這種七面鳥時也是極爲有趣味的。——於草原中一發見其影子時，就將汽車徐徐的駛近過去，即距離至五步的時候牠仍不飛走，一直地睜大眼睛如看見了怪似物的惶恐的瞧着汽車。我們在烏爾西河畔與其他地方共獲得了四隻，作了帶給前綫部隊的禮物。

甘珠爾廟

曠野之城堡的甘珠兒廟，爲呼倫貝爾最大的喇嘛寺院，是宏偉壯麗的中國式建築物，巍然的聳立在廣漠無涯的

原野中。雖說是鎮子但也是以廟宇爲中心有屋宇五十戶左右，而這些人家中差不多大部份都是住着喇嘛的。普通的蒙古人並沒有有一定的住處，都多半與其唯一財產的家畜一同逐隨着水草而過着游牧生活。所以所謂他們的住處不過是僅以二三小時架成的蒙古包而已。——關於蒙古包的構造我想在此略略加以敘述。那就是用可以曲折的徑一寸內外，長七八尺竹竿型的柳條，綁紮成一個圓形的骨架子，四週再加上若干條作爲豎壁，在那上面再紮成一個像傘骨子那的架子作爲天棚，在這上面便蓋上毛氈，用獸皮作成的繩子上下四周縱橫的攔起來便成了。而且在天棚上開着洞，作爲出烟與天窗，這樣在通風採光一點上也頗爲週到。

他們拆散開和家財器具一切都裝在數輛牛車上，領趕着數十或數百隻家畜出發另尋覓放牧地的樣子完全是一幅圖畫。他們真是天惠獨厚的自然寵兒。在偉大自然的懷抱中與太陽共起共息，渡過着悠悠自適的生活。例如居住於海拉爾附近的布里雅特塔古爾族，他們既經過着固定生活了，文化的水準也相當的高，但他們猶不能亡情於這種大自然，所以仍不時的騎着烈馬馳騁於曠野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的愛好自然，和如何留戀他們本來生活形態的游牧生活了。現在在蒙古人中與省長共同被人敬畏的興安警備司令官烏爾基將軍曾留學日本，接受了近代文化的洗禮，具有高深知識與教養的幹才；但他忍受不了日本帝國飯店那種禮儀的和神經的文化設備，他遂遷到箱根，而吃生牛肉才過得日子的一段插話，他現在雖然居住在海拉爾堂堂的近代建築邸宅中，然而他的夫人却不願住在那裏，

始終和家畜棲息在一起渡着游牧生活。而他亦於繁忙的工作之暇單身鞭着他的愛馬去訪看他的夫人。一望千里的曠野究竟到何處尋找，我們簡直不能想像，烏爾基亦不失爲自然之寵兒啊！他們對於這種尋找，大體上是由時機與日數上判斷出來的，所以我們只有驚異而已。

喇嘛僧若比諸爲太陽曬得非常精悍的蒙古人，實是一種蒼白而非生產的寄生蟲。但喇嘛僧在蒙古非常受人尊敬，當清朝時候他們的勢力實與王公貴族相等。明末從印度經西藏傳到蒙古來的喇嘛教，到了滿清時代，他們非常恐懼具有潛勢力的蒙古民族，於是施出這種懷柔手段使其勢力減殺，這樣情形一直繼續到今日。在蒙古上自王候下至一般庶民，男子除長子以外，全都要當喇嘛。他們除掉獲得善男信女的所奉獻金錢以及富人的捐助外，他們本身尚有許多的牲畜，完全過着一種徒衣徒食的生活。

我們一行人到達甘珠爾廟時恰是十二點前。那些身上穿着茶褐色衣裳的赤足喇嘛僧，從各處走出來搖搖擺擺地到廟中去作午課，從六七歲到四五十歲，他們的年齡非常參差不齊。使人驚奇的是他們多半都患着非常厲害的皮膚病。他們一面跌坐在丹青金泥之錦爛的中國式的大殿中，吹着希奇的喇叭，敲着大鼓，誦讀着經文，一面不住的搔抓著身體的各處。據同行的S氏說，他們大概都罹着梅毒性的皮膚病。蒙古人梅毒患者如此之多，這也不外是清朝消滅蒙古民族的一種毒計。他們缺乏衛生思想，衣服一到身上便穿到破，這其間也不洗濯，所以皮膚病之發生一半也是由此而生的。蒙古女人無論是婦人或處女對於與

喇嘛發生關係無寧是一種光榮，甚至連她們的丈夫亦不以為怪，因此所以醜惡的性病的傳播也是當然的。根據蒙古的律例規定：『喇嘛居住的廟宇禁止婦女入內』。這雖說是禁止入內女人的壯嚴的修道場，但走出廟門一步，他們便成了一種墮落不堪的生活了。同時據說廟內也盛行着男色（即同性愛）。所以性病性的痔疾也似乎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此外他們把淋病叫作『傷寒病』，他們相信這是因騎馬而得來的，但這種傷寒病其實也就是一種慢性淋病。蒙古人具有慍悍如豹的體質與勇氣，但因為無知與喇嘛教的迷信，以致弄得日漸滅亡，實在是使人非常寒心的。改革喇嘛教與普及保建思想，這對於發揚蒙古民族實是最大的要素。

有如上述，住在甘珠爾廟的差不多全部都是喇嘛僧。他們自日「滿」軍以及協和會等的宣撫工作實施以來，對於日本軍非常的親暱起來了。現在我們在該地警備隊的蒙古包中午餐時，有兩三個年輕的小喇嘛不客氣的，在包門前露出了親暱的面孔，詢問了什麼事情。據兵士說那是：

『可能給我們治療嗎？』

兵士很親切的告訴他們，叫他們飯畢後再來，他們便很溫馴的走開了。但不大工夫他們又轉了回來。這次他們向裏望着，很不思議的看着我們。因為今日我們所吃的有醋飯，麪包夾肉，飯團等的食物，所以他們驚異的看着這也是難怪的了。我們同行中一個人拿了一枚鷄子給他們，但他們却搖了搖頭沒有接受。但看起來似乎不是客氣。我們又從後面拿一種點心給他們，他們立刻爭着伸過三四隻

手來接了過去。據兵士說他們在宗教上是絕對不許吃雞子的。他們把接過去的點心放在手掌上送到鼻子上去不住的嗅着。於是他們怯生生的看了看，這才彼此相視而笑。兵士問他們『可香嗎？』他們都點點頭。

我們草草的吃過飯後，立刻動手給他們診治起來了。在我們面前，他們毫不客氣的粗笨的捲起了寬大的袖子，給他們包了敷上亞鉛化軟膏的塗布。對於曾來沒有用過藥品的他們，似乎有可驚的效力。每天由此處彼處，那些患病的不召來的很多，所以那些兵士忙碌得簡直像醫生一樣。我們把這些不能忘的情景丟在後邊，又開始奔上那茫無邊際的曠野之上了。

貝爾諾爾湖畔

這是海一般的湖。對岸外蒙古的領土完全隱在模糊之中。這雖是素波不揚的靜靜的湖，但是一旦蒙古的風吹起時，那麼怒濤洶湧狂暴得非常可怕。北滿的河流或湖泊大都是很混濁的，但這個湖却清麗得可愛，魚介類也豐富得驚人，假設垂釣一小時，在任何地方鯉魚，鯽魚，鱖魚等等不大工夫便可以釣滿一火油桶。這對於在這離海拉爾僅僅七十里的曠野之中，而且這身負一觸即發的邊境綫警備之責任的兵士們，垂釣成了他們唯一的安慰。這些擔任警備之責的官兵們，在夏天還可以作垂釣，游泳等暢快的玩藝，但到了冬天在零下四五十度的酷寒中，其艱苦的情形恐怕絕不是日本國內的人們所能想像的。

普通的人很少到這前線來訪問，所以我們大大的受了警備此地的兵士們的歡迎。雖說是來慰問，但我們到了此

地返而像被人家慰問了。那對於兵士們不知有多麼珍貴的啤酒——早已被那貝爾諾爾湖水冰透，很快的就放在食桌——這是用啤酒空箱拼合而成的！上了。而且那意想不到的油炸塊也擺上了桌子，於是我們在火油燈影下端了那斟上了酒的杯子——何嘗是杯子只是茶碗飯碗而已——首先爲日滿軍乾杯了？呵！呵！這啤酒有多麼甜美啊！這油炸塊也好香脆啊！因爲疲勞與飢餓我立刻覺得有點醉了。但是我們勇敢的兵士們的攻擊却是很猛烈的。

『攻擊精神不要歇下去哪！』

說完又很快的端起酒杯來了。他們既然這樣有興緻我也是不肯負輸的，於是大大地發揮了『戰鬥的精神』，嘴不住的向茶杯進攻，但我終不是前線部隊勇士諸君的敵手，而豎了白旗有點懵然了。

勇士諸君舉起手來喊了他們的勝利。

我在食桌的一隅剛要伸手去取那醬醃的鹹菜時，忽然有一個人說：『喂！慢點！慢點！這是珍貴的菜，要好好的嘗一下子才好啊！』，我聽了這話放下筷子很奇怪地看了那微笑着的兵士。

『不是別的，這是××二等兵的戀人特意送來的東西啊！完了！』

於是我也爲了這鹹菜對那在我身傍漲紅了臉兒的年青的勇士和他的戀人而乾杯了。

我們非常舒適，我和駛車的S兩個人被領進了另一個帳篷，這時候，天空已經有無數的星兒在瞬間閃着她們的眼睛，這接近國境的戎邊完全被包圍在可怕的寂靜之中了。

只是不時的看到那步哨的刺刀在黑暗中一閃一閃地放着光亮。

這帳篷中鋪在地上的乾草，散放着一種很高的香氣。駛車的S不知從什麼地方又帶來了可盛兩斤的一瓶酒，我們用了暖水瓶的蓋兒喝起來。S說夜深時很冷，所以喝醉了睡覺舒服。不一會兒有一個兵士特意給送來了用火油桶盛着的炭火，我們道謝一番便臥下了。

到了午夜起了相當強烈的風，我們睡的帳篷角的繩子斷了，被風呼得巴達巴達的亂響，我們又往那草中鑽了去，在夢中一面聽着那響聲，一面更走進了深沉睡鄉。

在奧拉洪特加

夜來的大風雖然有幾分熄小了，但仍相當的厲害。風吹着廣漠的草原的雜草像波浪似的起伏不已，我們半毀的帳篷巴達巴達的響着，澄清的曠野的曉風，就是穿着外套仍然凍人發顫，那以前曾和外蒙赤軍交過綏，現在仍在奧拉洪特加監視所警戒着集結在對面待機而動的多數外蒙赤軍，他們凍得四肢皆僵也實在難怪了。

在午前六點十分，已經達到了多年來的心願的我，遂站在奧拉洪特加的國境線上了。但是，什麼是國境線？我完全看不出來。雖說是國境，却並不像東部國境那樣有河流和山嶺，這兒僅是一片茫漠的草原而已。在滿洲里方面的西部國境有小丘起伏着，並且時時有堆着石塊的國境標識，在那地方我們大體是可以識別出來的，但在外蒙國境上既沒有地形的特證，也沒有像在滿洲里的奧波那樣的標識。在有清楚標識的國境地方都屢屢發生糾紛，況且在這

缺少明確的標識的外蒙國境！在這里完全和航行在大海中來辨認「赤道」一樣的使人茫然。事實上在我眼前所接觸的茫漠的國境，不能不改變我以前對於國境的概念了。並且使我痛切的感覺到假若不及早確定國界，作成某種標識，那麼彼此的糾紛將愈益熾烈化了。

外蒙邊境的紛爭事件，大體是以去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哈爾哈廟事件為端倪。哈爾哈廟在滿洲領土內，這由地理上看來也是很清楚的。此外，某種文獻內記載着古時屬於外蒙古的哈爾哈族的貴人，因為死亡在與現在屬於「滿洲國」方面的巴爾加旗旗境界附近，當時經兩旗代表互相磋商的結果，遵從着他們的習慣，在死亡的地點以北，即隔着哈爾哈河的巴爾加旗旗內的哈爾哈建立了廟，在祭祀的時候，哈爾哈族也可以自由來往。但近年來他們藉蘇聯的力量，常常企圖伺機實行奪去。因此，彼此的糾紛便層見迭出了。

我們的奧拉洪特加監視所與外蒙的監視所，相距約有六七里的光景，外蒙方面的監視所，因為是建築在一種波形的窪地上，所以由這方面差不多是看不見的。他們在這裏駐紮着主力的監視隊騎兵一小隊，更派出由五名編成的前哨小隊，晝夜不斷的巡視警戒着前哨線。但自發生糾紛以來，據說他們常常在這監視所附近屢次舉行裝甲汽車與騎兵的示威演習。而且特別值得注意者，這種國境監視隊亦由蘇聯將校指揮着。

外蒙古的軍事情形

說到國境監視隊，我們再接着概略地談一談外蒙古的

軍事情形。外蒙古軍事情形除蘇聯以外是絕對秘密的。在這裏我不想列舉其數字，僅將最近由各方面所得情報加以綜合的觀察。

關於外蒙軍編成的端緒，當一九二一年討伐溫格倫軍的時候，開始編成聯合外蒙各地的急進青年份子而組成稱為蒙古革命軍的遊擊部隊。從來在蘇聯的指導之下加速度的強迫着近代化的裝備與編成，現在以台密特為陸軍部長，實施義務兵役制（兵役年限為二年），滿二十歲的壯丁律施行徵兵檢查，每年四月召集滿二十一，二，三歲的壯丁，施行三個月的軍事訓練等，舉其全力以擴充國防。

外蒙古軍的編成，合蘇聯赤衛軍與蒙古赤軍計七師團——約十五萬人——以騎兵部隊為基幹由狙擊兵部隊，砲兵部隊，機關槍隊，飛機隊，戰車隊，汽車隊，通信隊組成。蒙古赤軍全部均由蘇聯指導官所統率，其下有赤軍大學，莫斯科士官學校等，以在蘇聯受過嚴格教育的蒙古青年為幹部而活躍。外蒙軍之配備狀況如下：

一、庫倫——兵數約五萬，計騎兵二團，步兵一團，機關槍兵二隊（重機關槍一百三十架，輕機關槍二百四十架），飛機三隊（有具有收客二百架飛機之能力的大格納庫，各種常備機一百五十架），汽車隊，通信隊，工兵各一隊，戰車八輛，裝甲汽車十八輛，科學兵器場，陸軍大學，士官學校。

二、桑貝子——在滿蒙國境的根據地，以空軍為主力，平日總停有各種飛機百餘架，內轟炸機三十架分駐於克魯倫河左岸，以及車臣汗飛機場——據該地方住民說，

飛機約有四百五十架以上。外有砲兵一團（六吋砲四門，三吋砲四門，搜引機二十輛），第五，第七，第九蒙古蘇維埃騎兵，第一，第二蒙古狙擊兵隊，汽車隊一隊。

三、塔木斯克——此地從來有赤軍一個師團，自去年七月海拉斯台高爾事件以後，又增加騎兵三團，砲兵一隊，據說最近騎兵一師移住於托洛伊茨克梭斯。

四、尼庫濟爾廟——有騎兵一團，飛機二十架，裝甲汽車二十輛。

五、汗亥台——有騎兵，砲兵各一部隊以外，尚有機關槍隊，戰車六輛與裝甲汽車若干。

六、此外在烏里牙斯台建有兵營，集中有飛機隊，汽車隊，電信隊，并在此處準備整理獨立派遣軍的赤軍經理部的陣容。在買賣城有兵營七處，軍需工場三所，飛機場以及大格納庫，陸軍學校。又在茨吉安西阿比與耶爾台尼茲兩地方，各駐有赤軍一聯隊。貝爾貝湖東岸，哈爾哈廟附近有烏塔考夫漁場。在伊瓦爾布爾夫廟附近駐有騎兵與步兵各一團，國境全線，北由蘇領鮑爾濟亞到桑貝子，以及貝伊爾馬附近各要處均築有半永久性的攻擊根據地，而且蘇聯在蘇洛比約夫加，桑貝子，庫倫，桑貝子間築有坦平的軍用大路，常常以汽車來往保持着密切的連絡，採取一種待機之勢。

坎東前總理的演說，獨裁者斯達林與霍華德談話中有關蒙古的豪語，最近上月十六日在庫倫召開的建國十五週

年紀念小冊子上阿莫爾總理的聲明，無一不是含有對日挑戰的成分。對於日『滿』方面的睦鄰工作始終是馬耳東風的。對於日滿方面設立劃定國境紛爭兩委員會的提案，總無誠意實行，所以結果歸之泡影。
總之日蘇關係，我們看了蘇聯的『亞細亞之暴風』，這是比任何東西都可怕的。

（譯自月刊俄羅斯）

（完）

西北嚮導第十八期目錄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專號

“九一八”五週年血祭	民風止君夫生星嘯譯義
收復東北——保障華北——鞏固西北	李凌長
日俄再戰與中國	呂知申
東北軍與收復東北	李日金
投降乎？抗戰乎？	西虎
如何學習過去的教訓？	高揚
遺民的哀呼	懷
東北義勇軍鬥爭之史的發展	
東慘痛的回憶	
東北知識分子的運命	
苗可秀志士抗日殉國記	

編輯兼發行者：西北嚮導社
總代售處：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定價：每冊零售三分
通訊處：西安南院門七十七號
出版日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進 城 文 藝

今 人

時序快到中秋節，秋陽晒紅了高粱。

王老七挾着一個藍布包，扶着木杖，進城去，預備把這藍布包裏兩襲袂衣送到當舖去換一點錢，給病倒已半月的老妻，打一劑藥。

這是一段小路，路兩旁是茂密的高粱地，尖尖的像刀形的高粱葉子，不時的因風擺動花拉花拉的響，偶然這些葉子擺動到王老七花白而雜亂得像路邊的秋草的鬍子上，就會觸起他極端的不快之感，像撕敵人的耳朵似的一擄，花花把這葉子撕下丟開去。——這老人，還已有着年青人的火氣哪！

王老七，論年紀，不過將將打破四十歲，可是，花白了的髮和鬚，堆滿縐紋的額肉，加上灣下去了的腰，在在都表示這是一位六十開外的老人了。老人，用年青人的火氣來撕碎這觸怒他的高粱葉，正表示這些尖尖的葉子，對他是傷透了心。——一件和自己生命有關的心愛的東西，被人家給奪了去，而這件東西，又耀武揚威的擺到你的眼前

，如果你還不否認自家的人格，那麼從人性裏會發出不可遏止的憤怒的；用這正好說明王老七現在的心。

王老七有八畝地，在王家堡的東頭，沿着南滿鐵路的一條支線，這八畝地，是上好的田，每年產出的大豆和高粱，秋收後留下預計足夠吃一年的糧食之外，用大車拉進城去，就換回來雪白的大洋錢，買布匹，添置家具，和農具，小兒子讀書——自然那時他的種地大兒和讀書的小兒都沒有死——費用之外，他的妻，還可一大包一大包的把洋錢存到衣櫃裏或不容易被發現的炕席底下去。如今，九一八，小鬼子佔了瀋陽，佔了東北，為防止義勇軍破壞鐵路，南滿路兩邊，都不准種大田，從那時起，王老七每年都是用錢買糧米，或是拿大豆換高粱。接着，家庭中隨着九一八起始帝國主義的侵略，發生了幾次慘變，到今年，那八畝地裏的大豆，因為沒有人事弄，雜草生得比豆槽還要高，眼見得不見結豆子了。沒有人，那是說他二十多歲的大兒死了，在老妻病倒之前，他自己整整害了兩個月的病

。這老人，衰弱得這個樣子，憂心之外，這一場大病，也是一個大原因。

高粱不能種盡可種大豆，但在王老七的簡單的頭腦裏，却以為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這田裏不能種高粱，這老人，要拿高粱葉子出出氣。

王老七走出這段小路，又走上了大道，迎頭塵土飛揚的馳來一隊紅帽箍的騎兵，馬怒，刺刀耀眼，得得的馳過去，塵土落到這老人的頭上，老人呆望着，直到馬的影子都消失了，摸摸頭上的汗，索性坐在一株柳樹下，歇歇脚。

「這些該殺的，不知又做什麼損事去！」

王老七嘆一口氣。他是痛恨這些被人指揮着去殺人的人。這一隊兵裏，有小鬼子，也有漢奸，他們下鄉，說是清鄉，或是剿匪，實際是向中國人示威，外帶禍害禍害老百姓，輕一點，把堡子擾一個鷄犬不安，或綁架幾個人去，重一點，「洗」一個堡，那就是說，把這一村的房子整個燒掉，或把這一村人，不論老幼拉出去用機關槍給斃了。在過去演出的這些慘事，王老七那裏會忘掉，他的大兒就是這些人用利刀給殺了的，他的小兒，就是被這些人捉了去，就沒有再回家的，他嘆氣，心跳，他想不知道該那個堡子倒霉了。

王老七坐着歇脚，望到茂密的大田，穗兒都紅了，收割的時期快到，這蘊藏着無限的生命的大地，多末豐美呵！可是這豐美的大田，把王老七引進了悲慘的回想裏去。五年前，田地的豐收，使王老七把人生看得頂樂觀，

那年秋天忙完，他計畫着要把剩下的錢在院子裏添三間廂房，留心為大兒定媳婦，他次年秋後，忙完了莊稼，就給大兒子成家，小兒子呢，十五歲已經上了高中，年成好，想教他進大學，提親呢，自然也得隨時留心的，小兒讀書有資格，親事可不能太馬虎，一天晚上，酒壺在手，王老七醺醺然，就把這意思當着他的妻，和兒子們發表了。兒子要娶媳婦，媽可快活了，這女人聽到丈夫發表意見之後，說她早就為這事留了心，馬上提出了東堡的李姑娘多麼能幹，南街的白姑娘，如今出落得如何美；也是因為小兒子難得星期六回家來，大家都高興，他這家人，這晚上，直閒談到過夜半。王老七想到這里，笑容不禁泛上他的嘴角來。第二年，廂房蓋好了，大兒子媳婦，還沒有娶進門，自然是因為秋忙還沒有完呵，九一八大砲響了，王老七一家人的希望，從此完結了。像一陣風刮過去，莊稼沒有進門，小兒子被一羣小鬼兵綁了去，據說為了他是學生，有反滿抗×的行爲，這可憐的孩子，嚇得面色蒼白的，像一隻雞似的被捉了去，這一去，就沒有回來，留給這家庭，多末慘痛的一個記憶呵！

小兒子沒有下落，大兒子又被殺了，那是為了小鬼第二次來檢查小兒子的書物，臨去，什麼原因也沒有說，在心坎上一刺力，大兒子的生命，就在鮮紅的血光裏結束了。

從此，這一個生活很優裕的家庭，地沒有人幫助種，大兒子死了，等於王老七折去了一隻手，收成壞，加上無中生有的各種捐，他們變成窮苦的人家了，一年，二年，

三年，四年王老七拚命的幹，如今傷感，憂愁，窮苦，傷害了這老人的心，身體於大病之後，簡直不行了，王家屯離城十五里，歇脚五次都走不到；而老妻病到了，醫治沒有錢，死活無定……老人重重的又嘆一口氣，小兒子的灰白面孔和大兒子胸前的鮮血，又浮上他的眼簾，淚水流到了這老人的眼角上。

在城裏，王老七在當舖裏取了錢，打了藥，往回走，經過縣政府，看見府前××守備部走出兩個小鬼來，醉了，他們在路上碰倒一個約有三歲的小女孩，領孩子的媽又

王先生的九一八

錦

王先生的家庭原是快樂的，美滿的，當第一個九一八的時候，他正在北平，他那年雖說纔三十歲，但他的兒子已經十歲了，女孩已經五歲了。在九一八那天，按陰曆說，正是他兒子的生日，王太太很高興的叫他兒子女孩到照像館合撮一影，作為生辰上的一種紀念。那天下午，王先生由公事房退值以後，吃完晚飯，趕到東車站送一位朋友回瀋陽去。當時北寧路全線的支配權，表面上絲毫未曾喪失，坐北寧路車真是坐家車一樣。王先生對這位朋友的歸還故里，實不無艷羨的意思！一聲珍重列車開動了，一千五百里的行程，在未到終點以前，這列車的任務是在進行着，而王先生那一天的事務也未曾完畢，原來有一位親戚送他幾張戲券，王先生既不忍放棄權利，所以忙着回到家中，同他的兒子趕至開明戲院，欣賞新艷秋紅線盜盒的一

挨了一耳光，孩子哭，大人撫着嘴巴抱孩子，小鬼若無所遇似的走遠了。

這不比回想更慘痛，王老七看看縣府門上和守備部門新添的白布紅字的大橫匾，走回家裏去，王老七不認字，橫匾上的大紅字，是：「慶祝九一八」。

王老七到家，聽鄰人說，西堡今天又捉去五個年青的人。

——為紀念慘痛的九一八作——

劇名劇。誰料瀋陽的砲聲——雖未傳到北平，在那當時，却正和開明戲院喧天響的鑼鼓，不和諧地遠遠的應答着。王先生同時也正在故鄉砲火聲中及時行樂，這更是夢想不到的事。北寧路車平安活躍的由北平向東開出，以那天晚上為最後一次，不但王先生沒有想到，當晚搭車東去和站上送行的人也全沒想到！

九一九那天上午，王先生正在公事房，彷彿聽人說：「日本兵昨夜進瀋陽城了！」他將信將疑的當中，公事房的羣衆，開始惶駭悲憤了，街上賣報童子「號外呀！號外呀！」的呼聲，證明了前夕事變的嚴重性。

王先生的父親，在九一八後不多日子也從關外到王先生這裏來。當家人聚談關於日本事的時候，王老先生便常大聲說：「這『肉體人』真可惡！」每每引起家人和親朋的

狂笑。王老先生的意思，是在說：「他們也不過是血肉之軀，爲何如此蠻強，我始終是不服氣的。」不幸的很，彼肉體人有砲彈作後盾，我們呢？從無抗戰的決心，所以同一是肉體人，却未免一時的相形見绌了！

果寬是王先生從小的朋友，九一八事變後的不久，從日本回到祖國。一天晚上，王先生由公事房回家，果先生已然先在訪候了。頭一句話就對王先生說：「咱們準備呀！」王先生一時懵懂，接着就問：「準備啥？」「你真……準備抗日呀！」果先生的回答，立時使王先生面有愧色，覺着有些難爲情。過幾日，王先生回拜果寬去，在一間小樓上，果先生很不自然的說：「我要絕食了！」王先生去訪果寬，是吃完飽飯去的，雖說個人肚裏明白，王先生終覺有些對不起這位志士！光陰容易，以後王先生聽說果寬早就回到滿洲國去，一帆風順，榮任了薦任官咧，黃臉婆立時取銷，另配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因爲這件事，常使王先生想：「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雖是孔二先生一句老話，其中却有至理。說大話，花小錢，是我們貴國人的習慣，掛羊頭，賣狗肉，真不是希罕的事呀！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九一八，王先生仍在北平過渡着，而且在這長階段中，山海關的砲火，古北口的抗戰，熱河的總退却，始終打不斷北平的絲竹絃管和其他一切的昇平景象。最使王先生深刻記憶的事，要算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那天早晨，王先生由他的寓所到公事房去，已走到離公事房大門約摸一百步的地方，忽見有許多人從大門內跑出。王先生一時却莫明其妙，猛抬頭祇見敵機一

隊，震天空的響，由東向西駛去，牠們銀白色的雙翼，正被明陽斜射，更顯得光芒照眼。論高度也不過二十丈，假使牠們要下蛋的話，可正中在公事房一帶行人的頭上，這時王先生纔明白了許多人跑出大門的原因。

但他呢？始終是走進去了，一到公事房，僅見有一差役在內，那差役開口便說：「人們全入地窖了！」這種消極的防空，真好比兔子蹬鷹，沒有什麼用，不過王先生在當時却不能例外，也就依樣的進入地窖去了。這且不提，那天下午，是什麼臨時國民大會北平區代表選舉的日期，漫說飛機沒有下蛋，就是下蛋，選舉也不能不辦，這正見得出大國的風度，「好整以暇」從容不迫。王先生自然要去照例一下，舉一位姓什麼「馬」的，就出來了。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的九一八，王先生是在武昌過的，並曾隨幫唱曲的，在苦雨淒風中，武昌是多雨的地方參加過紀念。那時王先生的兒子也隨着時光長大了，國家觀念逐漸的濃厚起來，每逢談起日本人來，總是攢拳怒目，咬牙恨齒的說：「他媽的小日本，拚咧！」那時房內雖祇是王先生一家人，但是王太太也常替她兒子擔心。其實抗日復土的責任，在這天真爛漫的孩子們身上，也許擔負得更多。

王先生爲國事是否愁苦，雖不敢說，但他家庭上的愁苦，却從二十四年起開端了。王老先生是當年五月間在原籍逝世的，因爲家鄉有日本人關係，王先生壓根就沒有回去，已經是一件不可補償的缺憾。尤以那年下季，王先生由武昌移到西安去，從漢口循祺門車站上車的時候，彷彿

就把死神帶到東上來，一到西安，過了舊年，不多的日子，他的兒子——就是常說「他媽的小日本，拚咧！」那個孩子，忽然死了，這從許多方面來講，也可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但老天還仍以爲不足，又加上一個什麼他兒子的弟弟，在那時王先生怕旁觀者說他缺德——其實何嘗缺德，不過倒毒而已——有許多日子就沒出家門一步！

亡省破家，雖是常相運用的名詞，但在其他人，亡省的未必全都破家，而王先生則不然，所以王先生常想：死亡雖是自然界的一個現象，但專從他所遭逢的去說，兒子的死亡，不外是顛沛流離的結果，而所謂顛沛流離，却

是受了九一八之賜！因此他的兒子——就是常說「他媽的小日本，拚咧！」那個孩子，不但靡和日本人拚着，最終還要賣志入地，間接的成爲九一八的犧牲者。

王先生對於他所遭逢的印象，不能因事過境遷而變爲淺淡，真和他對於九一八的印象，不能因三年四年五年……而變爲淺淡一樣，同時，王先生本來是愁苦了，一到九一八，在王先生個人看來，更覺得悲慘，淒苦，酸極，不够味……

爲紀念慘痛的九一八作

請 閱 漢 口

大 光 報

館址：漢口特三區湖北街漢潤里五號

價 目	郵 費
一月 一元	一月 三角
半年 五元五角	半年 一元八角
全年 十元	全年 三元六角

每日出三大張 零售每份四分
歐美各國照郵局寄遞加費

東方快報，

風行全國；

內容豐富，

消息最靈；

大報比美，

小報典型；

外埠訂閱，

特別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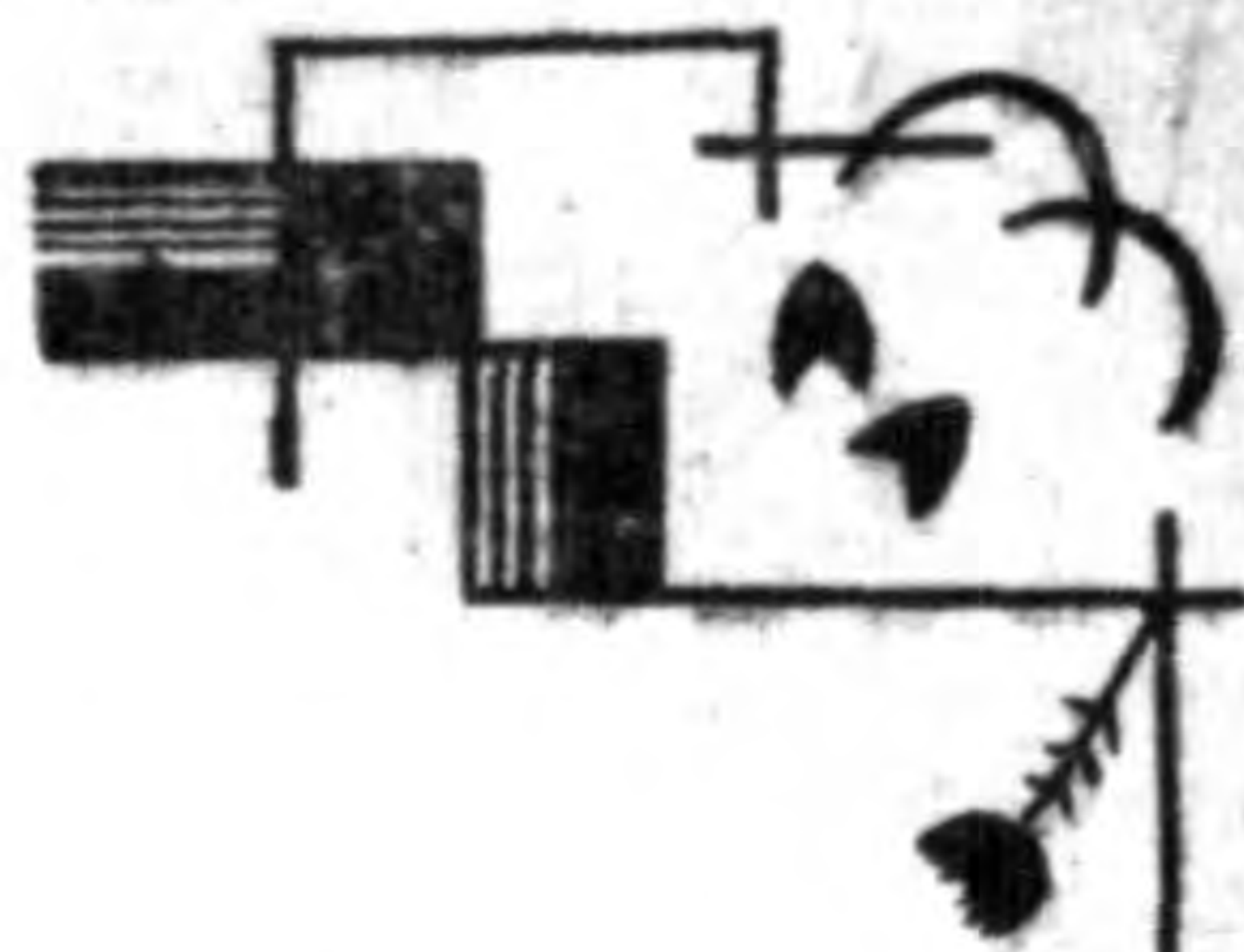
北平市府右街 東方快報社

本市三角外埠四角
郵票代洋十足使用

通訊

紀念「九一八」五週年應有的覺悟

琛



編者先生：聽說貴刊要出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專號，我很願意把我對於紀念九一八五週年的一點意見，藉着這個機會講一講：

一年一度的「九一八」又擺在我們的眼前了，牠與「五九」「五三」等等不成問題的同是我們的國恥紀念日，記得以往也曾很熱烈的紀念過「五九」「五三」，但是近來除非少數人在軍警壓迫之下，偷偷摸摸開簡單紀念會之外，已經は無聲無嗅的渡過着所有的國恥紀念日了，「九一八」當然不久也要陷於同樣的悲運，不過今年似乎還可以來勉強紀念一下，因為「九一八」比較嚴重些，不，似比較新鮮些，而且我們在這邊遠的西北，勉強紀念一下似乎還不甚有礙邦交觸怒善隣，不過照所謂我們的善隣與我們親善進展的速率，和我們維持友邦和睦的政策來看，以後的「九一八」是否能准許我們在此公開紀念，實在不敢斷定，所以我們在這「還可以」的環境之下應該痛快的紀念一下。

紀念的方式我們不必痛哭流涕，怨天尤人，不必追憶

已經失去的廣大土地與殷富寶藏，我們只要來檢討以往失敗的原因，和計劃今後的救之之策，才是當前的急務，尤其在這挽救危亡的共同目標之下，再不容我們顧前慮後，分黨結派的因循下去，大家應當起來勇敢的，坦白的，熱烈的，向救之之路邁進。

我們既決心要救亡，首先應當認識目前的環境，向後決定我們奮鬥的方向以免目眩眼花無所適從。

當四十多年之前，日本已確立了以我國為對象的大陸政策，並且我們已經嘗試過一次當頭之棒，中間又經田中內閣嚴重的啓發我們過，而我們還在似知不覺的敷衍到現在，現在，已經急轉直下達到最後的階段了，也就是我們生死存亡最後的關頭，因為各帝國主義衝突的尖銳化和各帝國主義崩潰前夕最後的掙扎，在資源上戰略上促成對弱小民族加緊的剝削進攻，任憑你如何乞求和平忍辱退讓也不會阻止他們些微進攻的速度，如最近日本海軍南進，陸

軍西指，推進整個包圍我國的軍事計劃節節進逼，何嘗因為我們敦睦鄰邦維持和平的政策受到絲毫的動搖。因為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一貫的，不變的，永無止境的，所以我們再不急救之只有引頸受戮，這目前唯一的救之道無疑義的只有戰爭，固然我們國家所受的深創大症不是一方一藥所能恢復康健的，但是敵人的利刃已經接近了我們的頸上，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們應當暫時放棄所有的仙方補品，馬上奮起抵抗，運用全身之力渡過這利那之間的生命危機。

回憶民國十二年旅大租借期滿的時候，全國輿論曾一度醞釀着收回旅大的聲浪，而日本輿論的回答只是很簡單的一句：『日本獲得滿洲的權益是二十萬頭顱換來的』言外之意就是明白告訴我們不流血休想得回寸土，最近日本南軍總領事須磨曾公開說：『中國對日本不戰即降』這是多麼痛快乾脆的言詞，我們還有什麼猶疑的？

『抗日』『戰爭』『拼命』究竟有空喊口號不務實際的嫌疑，所以我們既認定必須與日本拼個你死我活，即應本此目的向前奮鬥，促其實現，在今年『九一八』熱烈紀念之後，我們最低應有以下的準備與作為：

(一) 充實自己

(1) 學識方面——我們不必希望成為所謂『學者』，也不必在這緊急時期去研究些深淵的學理，我們只要求認識現代，認識現代所需要的是什麼，認識我們整個民族所需要的是什麼，同時認識我們國家的現實以及外來的壓迫，

甚至要清楚國內各階級所處的現狀，簡言之，我們希望充實實用的智識，因為我們國家所急需的不是美國的市政，法國的憲法，更不需要古董式的『學究』。據說所謂『滿洲』國的開國元勳的頭號漢奸鄭逆孝胥，在某次的紀念會上說『我們國家(指偽國)現在不過像在保姆懷裏的一個嬰兒，我希望不久保姆可以把牠放下來自己走一走』，因此觸怒了後台老板，馬上逼他辭去了總理，結果拿了五十萬所謂恩賞，垂頭喪氣的跑下台來，像他可謂學富經綸了，而作了漢奸自己還在做夢，還不知台上唱的是什麼戲，實在可氣又可憐。

(2) 身體方面——歷史上告訴我們蒙古人身體強健，所以造成歷代疆土最廣大的元朝，可見人民身體如何，直接能影響國家的盛衰，現在我們既要決心抗日即須準備強健的身體，不但須具有強健的身體而已，而且要進一步具有堅苦耐勞的精神，越山涉水的技能，忍飢耐渴的體魄，才配做一個抗日的戰士，例如我們剿匪軍隊所以一再失利，正是因為缺少以上的條件，以致疲于奔命連戰無功，反之共匪之所以能竄擾十餘省，數十萬軍隊無可如何他們，也正是他們具備了以上的優點，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3) 人格方面

——『所謂士必先器識而後文藝』就是這意思，尤其在今日危急存亡的緊急當中，我們負着救亡復土的青年，第一步要拿定我們的目標，勇往直前，不為利誘，不為威屈，以整個民族利益為利益，擁護團體犧牲個人，如此才配言抗日，才敢說拼命，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固然有不少潔身自愛的，但是以前高官厚祿的國家官

員，而今甘心爲虎作倀恬不知恥之徒竟大有人在，有人曲解說是受人監視逼迫，不得不然，但是反觀歷朝之國都有忠臣盡節，歷代失城亦不乏守將殉國的事，而我們偌大的東北四省，竟不聞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足見我們自古遺留下來可敬可愛的美德已經消沉無餘了，甚至又有不少腐化分子，專在國難投機，爲發財而救國，藉辦義勇軍而起家，實在令人痛心，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我們要抱定不受人辱，更不自辱的決心。

(二) 廣播抗日思想

東北四省是我們中國的，所以我們全中國國民都要起來收回東北失地，日本要吞併中國，所以全中國國民都要起來救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全國民衆知道土地之必須收回和日本之必須抗，究竟還是絕對的少數，所以我們要增加抗日的力量，首先必須喚起民衆，因爲多數窮苦民衆並不知他們是受着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剝削與壓迫，他們更不知日本帝國主義究竟懷着什麼企圖，這些自然需要我們來提醒他們。

還有關於日本對我們的暴行，也要廣播給全體民衆，記得今年六月天津沽河的浮屍問題，日本駐軍殺害華工八百餘人，除去當時天津公安局長孫維棟說：『浮屍皆爲吸毒者』之外，就無聲無臭的算完了，自九一八以來類此令人髮指的殘忍暴行，真是舉不勝舉，我們應該搜集來廣播給全體民衆，作爲驚醒他們的工具。

(三) 糾正反宣傳

抗日雖然是目前整個民族唯一的出路，但仍有多數別

有企和忽略了民衆利益的人，正在努力作着反宣傳的勾當。作者最近曾服務於某省訓練學生機關，當結束之前，學生例須每人作一篇受訓感想，作者亦爲閱卷者之一，看到每篇的內容都充滿了抗日的熱烈情緒，正在依次讚賞，不料同事之某君，忽拍案而起，怒氣勃勃的說：『訓練他們三個月，思想還是抗日……』言外之意似乎氣憤工白費了似的，這很可代表一部分超然見地的人，正在破壞我們抗日的陣綫，我們當然要設法糾正他們。同時曾有某軍事要人蒞隊訓話，大意說：『日本是要抗的，但是對日戰爭愈晚愈與我們有利，因爲日本現有的飛機大砲我們實在敵不過，可是照日本國家的經濟力量來看，日本三五年後，軍備是要消滅的，例如軍艦到了年齡就無力補充了……』並舉例說：『如歐戰後的法國空軍佔世界第一位，而今已經退居第三四位了……』這種言論簡直是替日本放烟幕彈，毒害我們純潔熱烈的青年，他只知道日本經濟力量薄弱，而忘記日本佔領了我們的東北富源，他只知道法國的空軍地位降低，而忽略了日本空軍正在突飛猛進，我們負着救亡使命的青年，應該起來糾正這種荒謬絕倫的言論。

還有許多所謂大富貴人，名士學者，夢想日本對我們的進攻可以適可而止，所以發出來不少講『交情』的言論，希望日本醒悟，更可憐的還有拿出叩頭乞憐擺尾求宥的態度來希望日本大發慈悲，這種舉動自然也能使我們抗日陣綫發生搖動，所以也在打倒之列。

(四) 督促政府

政府是應該以國民的意志爲依歸的，牠應該爲我們全

體國民謀利益，換句話說，牠應該合乎全民族一致的要求，我國自古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何況在今日民權極盛的時代，所以我們應該運用我們應有的民權，起來督促政府。

當我們民族生命史上空前危機的今日，我們來看政府究竟作了些什麼，很明顯的依次宣示給我們過，是「長期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今日竟一變而爲「維持東亞和平」與「敦睦鄰邦」了，我們不共戴天之日本也竟被稱爲「友邦」了，其他我們見到的設施，不過是興土木建築什麼院什麼部的高樓大廈，補修什麼皇陵古蹟，還有舉辦什麼歌女訓練班，侍役訓練班之類的零星小事，和最近各地大捉奇裝異服種種與國家存之無甚切要的無聊事體，甚至到處捕拿摧殘愛國反日的青年，所以我們要起來要求政府不要耗費國幣用在擦油抹粉上去，因爲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磨拳擦掌準備戰爭！不要利用國民所託負給政府的權力，來舉辦些粉飾太平的舉動和替敵人作劊子手來創害我們愛國青年的舉動，我們希望的是：以政府的力量來武裝民衆，來培養抗日戰爭的武力！

近來政府公開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危害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這些表示雖然暗含了許多告哀的成分在內，但是已經使我們感覺無限的興奮了，然而經過仔細檢討之後，不免又使我們感覺絕大的失望，因爲政府抱定『有求

必應』的態度，和平自然永無絕望之時，至於領土主權完整和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更不知意所何指，因爲我們知道東北四省早已變了顏色，冀東內蒙的偽組織相繼而起，以及大批走私猖獗，甚至日本在我領土之內任意逮捕殺害我們的國民，種種層出不窮的怪現象，不知我們政府怎麼還能容忍？所以我們要使用我們固有的民權，來促進政府兌現牠所宣示給我們的。

總之，紀念『九一八』已不止喊收回失地那樣簡單了，敵人已經更進一步馬上要滅亡我們整個的國家，所以我們在這危急的非常時期要犧牲一切私見，團結起來渡過我們民族生存上的絕大難關。

祖先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偌大中華，竟弄成今日千瘡百孔朝夕不保的地位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也要奮起爲我們子孫留下一些財產，這財產並不是金銀，也不是田地，乃是生存之路。

（於九月十日夜）

稿 約

1. 本刊歡迎各種稿件，限用白話文。
2. 來稿須與平凡社約精神相符。
3. 來稿請限於三千字以內。
4. 譯稿請指明出處。
5. 投稿同志請開列姓名及通信處。
6. 來稿經發表後均致薄酬。
7. 來稿請寄至西安北街糧道巷二號。

黑水白山偷渡記

惜夢

『九一八』第五週年紀念的獻禮

(一)首先我在這裏感謝一個愛國的朋友，他給了我好多幫助，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了故鄉，又平平安安從故鄉回到了我的祖國。可惜事實不容我多加逗留，有好多計畫去的地方都沒有去到；就是已經去到的幾個地方，也都是走馬觀花，不容你再有更深的探求；所以，在收穫上我自己是感着很大的慚愧！

(二)敵人對於東北的同胞，一天比一天在加緊的壓迫！他們的手段是：對於一部分人採用直接或間接的殘殺，使他們加速的走向死路；對於一部分人採用積極或消極的麻醉，使他們準備為自己——我們的敵人——去作掠奪的犧牲。再具體一點說，就是：一部分人讓他活着，好用來効命；一部分人逼他死去，好減少反抗。這兩個手段是異途同歸，結果東北的同胞是整個消滅。

(三)敵人雖然是這樣加緊的壓迫，加緊的殘殺與麻醉；但是，東北的同胞，不惟絲毫沒有忘懷了祖國，反而更加重了他們對於祖國的熱念！有的是在作着最大的隱忍，有的是在作不斷殊死的掙扎；他們無時無刻不渴望着祖國，趕快給他們解除了痛苦，趕快從痛苦裏把他們拯救出來。

(四)『九一八』是我們永久不能忘記的一個忌日，然而，在東北的敵人却正準備着對我們這一個忌日作熱烈的慶祝，不能不使我們感到一種異樣的辛酸！『九一八』已經渡過五年了，五年來究竟又有過什麼供獻？一想到東北同胞這樣的掙扎期待，真使我覺得無地可容。現在願意把我這一點點在東北的耳聞目見記寫出來，權作『九一八』第五週年紀念的獻禮。

由大連到瀋陽

自送上了南滿的火車。

到處都是些刺目的創痕

故鄉呵真是不堪回首了

十幾年前，我就想：南滿鐵路在東北是一條吸血的巨蛇，我和這條巨蛇相違，於今已經是五年，它的軀幹比以前更加碩壯，可以想到我們這些天天在被吸吮的同胞，他們都在患着怎樣的貧血病了。

這是萬幸，很安全的，由上海到了大連。在大連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很早的起來，吃完了早飯，M君把我親

在這一個三等的車廂，裏除了十幾個中國人，其餘都

是××人。這十幾個中國人的臉上，不約而同的都像掛上了一層愁苦，我的心禁不住起了一陣不能名狀的酸痛。爲了避免××人的注意，我特爲檢了和一個年老一點的××人對面的位子坐着。

車很快的跑去了大連的市區，隨意望着兩旁山水，對坐的這個××人，他似乎于我有些注意了，他問：

「你的那邊去？」

「奉天」，我很自然的回答了他一句。

「奉天？作什麼事的？」

「在大連某公司裏。」這樣回答似乎有些不安，爲避免他的追問，遂緊接着反問他：

「你的那邊去？」

「金州，」他一面回答，一面用手提起來他隨身的小布袋。於是我放心了，因爲眼前就快到了金州。

到金州的車站，他下去了！車開以後，旁邊另外一個中年的××人，又移到我的對面來。他打開了一隻小皮箱，拿出來幾本「滿洲國」紀念的小冊子，隨便送給我一本。當然，還是這一套，開口王道，閉口樂土。我怕他又來盤問，特意很鄭重的翻閱着，慢慢的翻閱着。

「好的？」過了很多的時間，他這樣問。

「好的」。我當然只有這樣回答他。

他似乎格外的快樂，在低低的哼着一個歌調。停了一回，他又轉過來問我：

「你會唱「滿洲國」的國歌嗎？」

這是一個難題，我怎能說不會呢？轉而一想，我笑了

，我問他：

「你會唱不？」

「會的我是「滿洲國」的人啊！」他很得意似的說。

「那麼，請你唱一下，我聽聽你唱的對不對吧」。我想：他說是「滿洲國」人，這使我不能不格外的注意去對付他。他笑了，他是照舊在低低的哼着；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鬆快。

乘着這一個機會，我把一本小冊子遮在臉上，斜在車窗的旁邊，這是要他知道我是在睡了。

午後，車過遼陽的鞍山。只隔五年的時光，鞍山更在暴怒的發展，一排一排矗立的煙囪，在噴吐着黑色的濃煙，幾千萬被迫而工作的同胞，整個都罩在了這一層可怕的煙幕之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噸的鋼鐵，經火車送到兵工廠裏，製成了槍彈砲彈，用來掠奪我們的領土，用來毀滅我們的生命；這簡直是一個想要用來溶燬中華民族的洪爐。過了遼陽，過了渾河，遠遠的便望見了瀋陽的城頭，於是我想見了五年前「九一八」之夜的砲聲；我想見了這一個被征服的古城，我想見了這一個古城裏被壓迫了的人們，啊！五年來他們是在度着怎樣的生活呢！

車停下了，我很順利的走出了車站。爲了要鑑賞這一個一別五年的古城；不，爲了要仔細檢視，這一個古城的創痕，特意雇了一輛單馬的馬車，並且由着這一個年老的車夫慢慢的走着。日本站，大西關，大西門我重和這一個一別五年的古城會晤了。這一時刻的心情，說不上是苦？是酸？脈絡是在急遽的顫動，恨不能跳下了馬車，對着這

古城每一塊的碑石，都和他去結一個親親的長吻。

外形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街上依舊有着不少的行人，雖然他們是在和五年以前的人們，是一樣的在動着，在呼吸着，但是，在他們的臉上，却都浮上了層深深的愁意，當然在他們還沒有理會到我是正在為他們向心裏流着苦淚呢。

馬車停在了一個街口，我自己步行走到了一個朋友T君的門前；我躊躇了，「進去？不進去？」「一想：不到這，到那呢？」我的手微顫着敲了兩下門環。還巧，出來開門的正是T君，當然，他格外的驚奇，他也格外的欣喜。

到家裏，談了幾句話以後，我問他：「要緊不要緊？」他說：「沒有關係，反正別的地方是更不能住啊。」結果，我只好住在T君家裏了。

晚間，T君因為有事情，必得出去，由他的母親陪我吃了晚飯。我怕引起來老太太的恐怖，什麼都沒有多談。飯後，她送我到另一個房子裏，讓我早早的睡下歇一歇。我本想去到街上走一走，因為T君不在家，許多應該知道的事情都沒有問明，於是我便倒在牀上了。

外邊正在落着淅淅瀝瀝的細雨，屋裏的燈光覺得特別的昏暗。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個雨夜，那時我從哈爾濱到瀋陽，正是住T君的家裏，因為興奮一陣，煩惱一陣，結果竟輾轉不能入睡，很傷感的吟着這樣的詞句：「一更更，一聲聲，窗外芭蕉窗裏爐；夢難成，恨難平，不道愁人不喜聽……」這時的情景，較比十年前，應該更加親切更加哀痛了。

十點鐘，T君從外邊回來，他很慌迫的告訴我有幾個

朋友，昨天被捕了，他今天晚間正是跑着這一件事情。最後，他說，他們是天天在這樣恐怖裏活着。

「國家究竟怎樣了！東北到底有沒有收回的希望？」他很急促的問我。

「國家比以前是好得多了，大家都有了覺悟，我相信東北終於是要收回的。」我是這樣肯定的回答。

「××人已經把東北看作是他們的領土了，好多人想，華北能夠不再丟掉，恐怕已經是難事，還有力量來收復東北？」他在淺笑中表示了一點懷疑。

「不錯，中國是一隻睡獅；但是，你要知道，這一隻睡獅現在已被猛烈的砲火震醒了，只要是醒了，什樣的餓虎饑狼，我們都不怕……」。

我從牀上跳起來，我興奮了，他也興奮了。最後，他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兒說：「睡吧！」

被死氣籠罩着

東北完了瀋陽是更完了

剩下的只這個死的軀殼

早晨起來，首先問T君街上一般的情形，他一樣一樣的告訴了我。最後，他說：

「瀋陽城整個的死了。」

早飯後，我自己跑在大街上踱着，無意中停在大南門裏一家紙店的門前，這家紙店，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每一星期我都要來的；這次，本想要進去看看我舊識的幾個人們，然而，我不敢了。

我正向玻璃窗子閒望的時候，隨着一片得得馬蹄的聲響，回頭一看，是一個××軍官，跟着幾個兵士，騎在高高的馬上，得意洋洋的從大南門裏進來，不禁引起了我一個哀痛的回憶。

這是九年以前的事了，正是這樣的一個時光，我在這一個紙店裏買稿紙，街上有好多的軍警在忙着，說是張大元帥回來了。停了一回，張大元帥騎了一匹很高的洋馬，從大南門進來。前後相映，簡直是同一佈景的兩個獨幕劇，只是劇中的角色變了；惟其是角色變了，所以同樣得得馬蹄聲響，却把我這一個哀痛的心啊踏得粉碎。真的，想不到那一次見着張大元帥竟成了最後的一面。

我從金銀庫胡同，又轉到鼓樓——早已拆除了——走過四平街。四平街是瀋陽城裏最繁盛的一條街了，現在雖然是加寬了些，改建了幾處新式的樓房，但實際的情形，確是比事變以前衰落得很多。

由鐘樓——也拆除了——出大北門，跑到大北關。大北關是我的母校——第一中學——所在地；學校依然還在，校外街上幾個專招待學生的小飯館，還照舊的開着。

過了第一中學，到新開河北的以前海絡車站，新開河的水還是在潺潺的流着，兩岸的垂柳似乎相識在爲我搖拂。由新開河的橋上東望，兵工廠高高的烟囪，噴吐着黑色的濃烟，這又是一個殘殺中國同胞的不幸場所。在學生時代，每一個星期六的晚間，差不多總是要在這兩行垂柳的河岸走一個來回；於今雖然是；河依舊，水依舊，迎人的垂柳也依舊，然而人事，一切的人事已經全非了。

回頭訪問一個朋友A君，他在某校任教員。晤面時，恰好是午間了，他同我找了一個很雅靜的小飯館，在吃飯的時候，我們又談起來家鄉的情形了。

『東北完了，瀋陽是更完了！』他劈頭便是這兩句。停了一會，他又接着說！

『你看見街上多了些什麼呢？買賣全被××人作了，中國的商店，只是勉強開着門。商業是這樣，工業自然不用說，賣苦力的除了被壓迫去當奴隸，再也不會有什麼工作。』
『教育呢，就使還留着幾個學校，還不是奴隸養成所嗎？現在正加緊所謂軍事訓練，軍事訓練的用意是什麼，自然是準備把他們送到戰場，除了對付蘇俄，就是去打中國。另外更有所謂勤勞教育，一切勞作，都要學生擔任，甚而操場裏有一塊石頭，甬路上有一顆小草，也都要學生除去。美其名曰勤勞，實際是養成極端馴服的奴隸。一般舊人，雖然在×籍教員的監視之下，多少總能乘機給他們一點國家民族的意識，但像我們這樣的舊人，計劃要澈底掃除，這麼，將來更是不堪聞問了。』

『北陵的東北大學，完全改成鐵路學院了，內部分門別類，直是一所整個戰時交通訓練的機關，連一個鐵路的路警，都要經過這裏的講習。張學良的私邸，改成了博物館；一到博物館，便會給你一種華人仇華的暗示。』

『在消極方面，烟賭娼更覺格外的可怕，他們會想種種的方法使你走進這一個毀人的魔窟。並且，他們製造出好多的事倒來暗示你，使你知道這種魔窟是能有一些較比安全的保障。這是一個有力的招徠，也是一個可怕的獎勵』

。總而言之，就使讓你這一個身子還在活着，那一顆心兒却必須想法讓你死去。

「鄉下呢，更是不能活下去了。窮的便誣你是胡匪，富的便課你些重稅，土地是隨時可以被賤價收買，被無理佔據，有時加你一個通匪的罪名，說不定全家的生命都要犧牲。一個××人隨時可以跑到鄉下去，女人，金錢，子取，子奪，沒有人敢露一點不好的眼色。這些痛苦，不要說是身受，使我們聽了，都覺得酸心……」

他停下了話頭，向外邊偷望了一下，轉過臉來問我：「聽說東北人跑到西北去的很多，生活都是怎樣呢？」

「這你可以想見的，像以前在東北這樣的生活，到什麼地方也不會有了……」

「張學良怎樣了？」我的回答還沒有說完，他又搶着這樣問。

「關於他，你們總應該知道一些了；過去，應該是告一個段落，現在無論如何，他是腳踏實地的幹了。」

「據說是這樣。這裏有很多人，都在惦念着他。以前，大家都恨他東北淪亡，無論如何，他應該負着責任。有一次，是熱河陷落的第二天，我們校裏的×籍教員，招集學生談話，有這麼幾句：「××人實實在在的是爲你們謀幸福，像湯玉麟這樣的壞蛋，怎能作一省的長官？……：」我們聽了真是氣，但事實又何嘗不然？熱河的主席湯玉麟，特別區的長官張景惠，以及……他們不單是壞，而又兼混，如何會擔當了這一個責任？這樣東北又安得不亡？張學良回國以後，聽說是換了一個人，這麼大家對他都

換了一個觀念，希望他重新的把東北人領導起來；真心作漢奸究竟是沒有幾個，大家是忍着苦，忍着痛，在期望着從東北跑出去的同跑，不要忘懷了東北，應該時時刻刻的記念着，準備着再回到東北來……」

他說着眼圈立刻的紅潤上來，我安慰他，我告訴他，像告訴T君那樣的告訴他。我們相誓彼此都要爲國家珍重，終有和敵人清算的一天。

我們談話的時間很多了，於是分開手，他到學校去，我僱了一輛人力車子跑回了T君的家裏。

據T君說，瀋陽只是這樣一個古老的瀋陽了，只能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一天比一天衰頹下去，一天比一天加濃了籠罩着的死氣，一天比一天使你們重回到故鄉來的人們難於認識了。

我告訴T君，要乘傍晚的火車，到長春去。他躊躇了半天，他說，長春不比瀋陽了，要我格外的當心，隨後給我寫了幾個字，介紹一個住在長春的朋友。

在晚風吻着我的黃昏，和這一個古老的瀋陽別去了。

在長春的一夜

可憐喲最後殘餘的生機

除了賣肉就只有賣命啊

由瀋陽到長春，乘客較比由大連到瀋陽這一段要擁擠些。雖然每一個車站的警備，都顯示格外的森嚴，但是火車上的情形，却能使人感到幾分鬆快，××人對於中國人不像在大連上車那樣的注視着你。

到了長春，已經是深夜，下車就去找T君給我介紹的這個朋友。他快要睡了，經我說明了來意，他尋思一下，告訴我某種原因，於是他披上了大衣，領我到一個妓館裏去；給我介紹了一個妓女，一個和他很熟的胖胖的妓女，他陪着我一同在妓館裏吃了夜飯。

夜裏的一點鐘了，他自己回去，告訴明天早晨九點鐘來這裏接我。他去後，我自己倒在一個沙發上很覺不安，這一個姑娘似乎是看出了我在感傷什麼，走到我的近前，笑着說：「早點睡，休息休息好了。」

我沒有回答，只是在靜默着。

「你姓什麼？什麼地方的人呢？」靜默了許久，我開始這樣的問她。

「如果你要睏，快些睡去好了；如果你不睏，我們談一點別的話吧。你不要問我姓什麼，你聽我說話的口音，總可猜到我是那裏的人了。」牠輕輕的一笑。

「我不睏。」實在我是不睏的。

「那麼，我問你，來到這邊作什麼？」她問得格外的鄭重。

「玩一玩。」一時真不知道怎樣的回答她好。

「這是玩玩的地方嗎？」她又笑了。

「你在這裏是作什麼呢？」我故意的向她反問。

「我是賣肉的啊！」她狠痛快的回答我。

「爲什麼要賣肉呢？」我又故意這樣追問着。

「爲了生活。……賣肉比賣命不是還幸福得多嗎……

「微笑裏帶出了一些悲酸，隨後她又接着說下去：

「你知道嗎？賣肉還只有買給我們的敵人呢……」

「爲什麼……」我覺得她已不是和我在泛泛的談話，她似乎有很多的苦痛，要向我傾吐呢。

她看我對她加重了注意，於是把我的手緊緊的握住了，她的神情顯示着一種悽慘，同時也顯示着一團莊嚴，她說：

「東北已經整個的走在了死亡線上，賣肉，這是東北人最後的一點殘餘的生機了。事實迫得你這樣，所以，賣肉的是一天比一天加多，買肉的是一天比一天減少。從這一點，你可以深深的體認出這可憐的三千萬的羣衆，血是枯竭到怎樣的程度了。難然還有一部墮落的同胞，有時向女人身上買樂，畢竟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並且能多出一點錢的，還是迫得我們走在這一條路上的敵人。」

我的心加速的跳動，於是我站了起來。她依舊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輕輕的又掣我坐下了，她說：

「你坐下來聽吧，我還要告訴你：你知道這地方是一個恐怖的地獄嗎？有一個××青年一天晚間，他喝醉了跑到我這裏，他哭着告訴我，有八個很好的中國青年被偷偷的處死了。他說：常常的……他是醉了，在醉裏他流露出了他的天良。他又說：小皇帝早晚也是什麼什麼的……所謂什麼什麼的，當然是這同樣的不幸了……現在，不要說是一般的無辜，就是每一個老牌的漢奸，同樣有隨時被偷偷處死的危險……你想：我們這樣的賣肉，不是比賣命還幸運的多嗎？」

「你在什麼學校讀過書呢？」我對她的話很覺得驚奇

，這樣的問了她一句。

「讀書和賣肉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知道嗎？一個留過英國的女子，一樣在這一個人所謂「新京」的市上賣肉呢。這個原因，我前邊是說過的了。這樣不幸的命運，不只是加在了中國婦女的身上，××的婦女，一樣的也逃不掉這一個不幸的命運。在瀋陽，在「新京」，在哈爾濱，在所一的市都裏，××的妓女，都有驚人數目的增加。軍閥們只是看見了武力，只是看見了以武力佔有的別人的國土；他們忘掉了，他們自己的同胞，一樣的會跟着走在了死亡的綫上。」

她似乎有些累了，說着，長長的喘了幾口氣，隨後她又轉來問我：

「三點鐘，我們應該睡了。」

真的，我是一點睡意都沒有，我回答她說：

「我願意聽你談話，我們儘着一夜不睡，一氣談到明天好了。」

「只是這樣談一談又有什麼用呢？我們還是睡吧，你不是還有明天的事情嗎……」

「你在這住幾天呢？」她猛然的又問了這裏一句。

「明天就要去了。」我答。

「好，還早些些離開這裏好，……」

我們又談了些其他……於是才各自去睡了。

訪問一個傀儡

但願兒孫們能早得解救

不再過這樣奴隸的生活

第二天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站在了我的床前，穿上衣服，洗完臉，恰好這一位朋友來。我們出去在一個小館吃了早飯，然後，在幾條街上走着。火車站西南這一帶，添了許多新式的建築，偽國許多的機關和職員宿舍，大部分都在這裏。南段和孟家屯已經接連起來，改爲了「新京」的南站。這裏都是中國的領土，這些建築，都是同胞的汗水所堆成。

南嶺的兵營，遠遠的飄着太陽的旗子，當然，這早被××的軍隊佔住了。回想當時××砲攻南嶺的照片，敗瓦頹垣，黑烟繚繞，淒慘的景氣，彷彿是猶在目前，不禁使我發生了無限的哀感。

在公園的附近，曾建了一所偽帝的新宮，裏邊是新式的樓房，外面圍繞着很高牆垣，簡直這是一個模範的監獄。據這一位朋友說，溥儀在這裏，幾乎成了一個啞子，甚而連性交的聲音，都要被無線電機傳出去，所以，近來他常常在偷流眼淚，由這一點不難想見他是過着怎樣一種似人非人的生活。這麼，這一所新宮，簡直又是一個待死的生壙。

走過新宮，轉入公園，因爲是上午，遊園的人們很少，我們檢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下了，公園比以前擴大了，設備也新添了很多，有些彷彿像大連的電氣公園，另外有幾個錐子形的紀念碑，這些碑真像錐子似的刺着我的心痛。我和他計議想要去訪問一個偽國的官吏。計議的結果，他輾轉的給我介紹了某公。

其實某公，以前我是認識他的；但現在一般僞官，不但是瞎子聾子，還兼是啞子；他們看不到重要的文件，聽不到真實的消息，連幾句話也不敢隨便的說出。所以，沒有相當的安人介紹，他們是絕對不肯，並且也不敢會見你的。

當某公和我見面的時候，起首一句便問我：

「你來這裏作什麼？」

「回來看一看我的母親……」我說。

某公以前是很豐腴的，現在是消瘦得多了。兩個有神的眼晴，也罩上了一層呆氣。

「關於這邊的事情，用不着我說了，我們是在被國人罵着漢奸，但誰知道我們心理的苦呢？現在只有等着死，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國家趕快來解救這些可憐的同胞的倒懸；但是，我老了，這希望我還能趕得上看到嗎？……」他的神情使我不忍得形容，遲疑了一會，接着又說：

「真的，我倒願意你能多告訴我一點關於我們國家的好消息，我們真的是瞎子又是聾子，中國的事情，一點都不讓我們知道，這裏縱使能聽到一點，也不是反面的宣傳嗎？」

「……東北這一次事變，我認爲是一個教訓，中國經過了這一個厲害的教訓，上下都知道要強了，大家都加重了個人與國家休戚與共的觀念，大家都能知道必須團結才能够禦侮；大家也都在惦念着東北的同胞，都在憤激着，準備着要收回來這一塊領土……」，我是這樣的回答他。

「我幾年就死了，但願兒子孫子們，能够不再過這樣奴隸的生活……」

最後他告訴我，他聽說××的計劃，（一）在今年「九一八」前後要取得平綏路；（二）在今年年底前後要樹立華北區；（三）在明年建國紀念前後要完成蒙古國。對俄的軍事，雖然是積極的準備，但必須完成了上面這三步的計劃以後才能實現。

我們談了很多話，據他說，這是被罵爲漢奸以來第一次的發瀉。爲了遵守他的囑託，只能這樣的簡單記寫一些，我想：只這簡單的一些，已經够我們玩味的了。

別了某公，我又回到這一個朋友的住處。

晚間買了一份大同報看，又走了幾家小書店，除了恭維「友邦」，便是宣揚「王道」，此外只能看到幾部神怪的小說了。由這一點，可以看出，在文化上敵人已經作到了間壁清野的地步。沿街許多地方，開放着無線電機，除了悅耳的清歌，便是欺人的報告，由這一點，又可以看出，隨時隨地都讓這些被壓迫的人們麻醉着。

還有使我注意的是這許多的美麗而又神秘的咖啡店，店裏多是××妙齡的姑娘作女侍。據這一個朋友告訴我，這些咖啡店的女侍們，都是受過相當訓練的，不但會說中國話，還能認識中國字，看來是女侍，實際她們都是些粉紅色的福爾摩斯。她們對於中國的顧客，會拿出一種特殊的工夫來招待你，想法子和你接近，和你作朋友，和你由朋友而轉入戀愛；想法子來試探你的思想，來調查你的行動，來偷視你的信件，有許許多多人在這個圈子裏還不自知的被逮捕了，被犧牲了。在去年，某部的一個職員，接到國內的一個朋友來信，問他的婚事怎樣了，被一個女侍發現

，認爲「婚事」是一種隱語，結果這一個人是沒有去向了。原定計劃是要到一個烟館去看看。轉而一想，我們都不會抽烟，只是跑去看一看，未免要惹人奇怪。結果沒有去。

夜深了，於是我又跑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

哈爾濱的巡禮

到處都有着武裝的敵人

仙世界已變成鬼世界了

哈爾濱，她和我有十年的熱愛，我被迫的離開她了，並且是離開她五年了。這五年來我對她無時無刻不有着刻骨的相思，一旦重逢，並且是在這種不可抗力下偷偷的一晤，是甜？是苦？是嬌羞？是憤恨？真的，這該是一種怎樣的滋味？當我跑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不自主的這些泛想都湧上了我的心頭。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一切不可抗力下的恐懼，似乎有種一更大的力量在前頭牽引着我，不，死牽引着這一系列火車載着我向前邁進。

清晨的微風，送來一陣陣像美人的噴寒意，在氣笛幾次怪叫的聲中，我這一別五年的哈爾濱隱約的出現了，遠遠的由我的心靈遞給了她一個親吻。火車漸漸的慢下去了，慢慢的，慢慢的把我拖進了這個和我有十年熱愛的戀人的懷中。

下車後，在機個××憲兵和警察奇異的目光注視之下，把我放出了車站。首先觸入了我的眼簾，便是站前花園裏的這個所謂建國紀念碑。哈爾濱的車站，原有一種特殊的風味，無論中國人或俄國人，到晚間這是最好一個散步

的場所，自然我也是常常在這裏散步的一個。現在她已是被玷污了，像一個少女的蘋果的臉上被一個暴徒抓破了結成一個黑色的瘡疤一樣。

南崗喇嘛台旁邊的禮場，已經改建爲××的神社了，添了一些像廟宇似的房子，裏頭排列着很多的牌位，這是紀念他們爲掠奪別人領土而死難的忠魂。不禁使我回憶到五年的事情，是一個廢歷年的元旦，我很早的跑出去探聽戰事的消息，這時一批一批凌亂的中國軍隊，陸續從這一個禮場的旁邊跑過去，禮場裏幾個××學生式的青年，正準備掣起太陽的旗子，我知道中國的軍隊是敗退下來，我的眼淚不知不覺的奪眶而出。過了幾個鐘頭，張景惠派了一些警備隊，把××的軍隊接引進來，哈爾濱便這樣的失陷了，失陷了。

大直街的東鐵護路軍總司令部，已經變成了××駐軍的師團部。大直街下頭，八雜市前邊廣大的空場，都建起了一幢一幢××的兵營。米力斯營原有的兵營，和米力斯營旁邊的無線電台，同樣都被××的軍隊佔據着。此外，毛子墳和孔廟中間的地帶，更完全成了××軍隊的駐在區。以前毛子墳，中國人可以隨便的進去參觀，現在居然成爲禁地了。

當我離開哈爾濱的時候，南崗和道外交通要道的許公路，除了第二中學校的校舍以外，還只是一條光滑的長蛇，現在整個的改名了景陽街，兩旁都是櫛比的樓房。和這一條街遙遙相對的，便是毛墳下邊的拉濱路車站。高立在許公碑的前頭向下瞭望，這些地方已經都快要接連起來。

馬家溝××的飛機場，在哈爾濱還沒有失陷時候，××人已經準備工作了，說來也是一個奇蹟。哈爾濱失陷了以後，附近的土地，都被佔領，現在這一地帶完全成爲××人特殊的區域。飛機場能容幾百架的飛機，這當然更是軍事上的禁地。飛機場旁邊，建了一座志士碑，碑的後邊，據說是一個秘密殺人的處所，有許多中國愛國的青年，都悄悄的葬送在這裏。所以，當我走過這一個可怕的地帶，立刻覺得有一種陰森的惡氣在侵襲着。

車站前邊東鐵理事會原址，已經改作了鐵路飯店。富麗堂皇宮殿式第三中學現在是偽第四軍管區的區署。東鐵路局的石頭樓房，雖然是屹立如故，却完全是另一種人在出入着，中國人少得可憐，也頹喪得可憐。東鐵路局，我也有過七年的工作，於今我是不敢回來了。

以前有人說哈爾濱有三個世界：道外是鬼世界，道裏是人世界，南崗是仙世界；但於今却是仙鬼不分了。南崗，一到夜裏八九點鐘的時候，街上便斷絕了行人，完全被黑暗，沉寂，淒涼，恐怖所籠罩；這種情景，使我這初次領路的人們，比起五年前被稱爲「鬼世界」的道外，還要感到悲慘，還要覺到可怕！

原爲哈爾濱中心的中國大街，現在已經失去了他青春的魔力，晚間縱使還有人在來回的踱着，但決不是以前那種活躍，那種熱烈的情形。其他的幾條街上，雖然也添了不少的粉飾，究竟是空虛。公和利，同發隆，幾家舊有的規模較大的商店，雖然依舊在開着，也並沒有什麼買賣。繁華的中心，似乎已經移在了地段大街，不過，這又完全

是××的妝點。「登喜和」的××商店，在哈爾濱可以說雄視了一切，就是道外的大羅新和同記商場，也都受到「登喜和」重大的影響。此外，還有一條新興的街道，那就是由南崗秋林以下到馬家溝的地段，這一段也多半是××人的勢力。由這可以知道，哈爾濱整個商業的命運，是緊握在誰人的手裏。

道裏的公園，在我離開哈爾濱的時候，有許多新的工程還沒有完工，現在比以前壯麗了很多。當我初到哈爾濱的時候，公園裏的遊人，多是俄國人，中國人是特別稀少；以後中國人才漸漸的比俄國人多起來？現在，一走進公園，多半是一雙一雙的××男女；這種下去幾年，再來到這個公園，一定會看不到中國人了。由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知道喧賓奪主是到了怎樣的程度。

竟是誰家天下

精神的物質的都毀滅了

更有一層恐怖在包圍着

哈爾濱的商業，比以前是衰落多了，除了和××人有一點勾結，多少可以分一點餘潤以外，都是忍痛的維持。停業，不允許，就算允許了，剩下的資本還是拿不出去。買賣真正是好一點的，他們會想法收買，或者是逼你關門，類如同記工廠，眼前，就有走上這條路向的不幸。另一方面，原來專作俄國人買賣的一批內地的商人，完全沒有了營業，有人統計哈爾濱和東鐵的沿線各站，合算起來，不下兩萬多人，他們都不幸的陸續的離開了東北。××人雖然這樣大量的增加，但營業完全都在××人的手裏，利

權一點也不能外溢。總括一句來說，市場完全是人家的了。從外形看來，娛樂營業，似乎還有相當的興盛。除了影院戲園以外，添了幾個跳舞場。特別加多的要算是娼妓，尤其是××的娼妓，道裏第一泉附近，幾乎完全成了她們的領域。每家人數，有的到一百多人，據說是營業還相當不錯。中國的娼妓，大本營依舊在道外的『圈裏』，但營業依然不好。此外驚人增加的是私娼，澡塘子旅館，可以任意的呼喚。原因還是農村的破產，使她們不得不走向了這一條死路。雖然對妓女也施行檢查，但因為私娼過多，結果花柳病便造下了特殊的紀錄，這和烟毒普遍的蔓延，一樣使我們為東北人的後代擔憂。

報紙雖然還有許多家，但都是千篇一律的播音機。國際協報，哈爾濱公報，商報，濱江時報，都在這種可憐的情勢下喘息着。自然，不止哈爾濱是這樣，整個的東北到處都是如此。不但中國的消息，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些反面的宣傳，就是東北的真實消息，他們也一樣是蒙在鼓裏。真要知道一點消息的人，只有運用自己的嘴和耳朵，想法子去打聽了。最近××人正計劃拿出一筆款子，來變相收買，哈爾濱公報社長關賓如，正在拚命的奔走，要想取得這樣變相的津貼。總之，他們不但要收買你的身子，還要收買你的靈魂。至於那些認為不堪造就的人和沒有多大力量的報紙，將實行加以取締；這是告訴我們顯然要造成一個豐啞世界。

知識份子，在哈爾濱是最為危險，思想，言語，行動，時時都有人在秘密的監視着，少一不慎，便有犧牲生命

的可能。他們的策略是軟硬並用，一方面殘殺。一方面麻醉。特別是高中以上畢業的學生，經過了他們相當的訓練以後，大小要給你一個職務，不讓你失業，軍事訓練，格外的加緊，中學的服裝，生活，完全是軍隊的形式。在哈爾濱×俄開戰的空氣格外濃厚，關東軍的準備，似乎是格外的積極。這樣一來，東北整個的人力財力，當然要儘量去供他們的犧牲，學生軍事訓練的加緊，無疑的是供犧牲的一種準備。至於對初小的學生，奴化教育更來得徹底，用種種方法，把你造成一個馴服的順民，好作他們忠實的奴隸，這更是可怕的事情。

中國人在××人的眼裏，實在是不如一個豬狗，毆打，辱罵，在大街上，在公廳裏，這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女人，他們可以隨便的戲謔，玩弄。這種侮辱，不僅是見之於一般的婦女，就是對於高尚一點的婦女也一樣的沒有什麼顧忌，機關裏的女職員，每月頂多三十元錢，在他們的眼裏，完全是一個會說話的異性的奴隸。有一位王太太，夫婦兩個人都是江蘇官費的留×生，也是漢奸的忠實者。在東鐵出賣以前，王太太是在理事會當秘書，出賣以後，把王太太調到鐵路局裏。××人讓她倒茶，她不肯，結果被罵了一頓趕出去。有時，他可以隨便向中國開一句玩笑：『你的媳婦，我的性交的行不行？』這種侮辱，你只有忍受，特別是這一般低級的小職員，他們還有比這更甚的說不出的苦痛。

為加重來壓迫民衆，特別充實警察的效能，每一個小分駐所，在五六個偽警中，便有一個××警察；自然，這

一個××警察，是有無限的權威。戶口是每七天必查一次，××警察，除了指揮他所屬的幾個偽警外，對戶口自己還不時的抽查。另外還有好多穿制服的和使衣的，隨時隨地分佈在各處，特別是娛樂場所和交通要衝，如碼頭車站等處，他們會格外的注意。

比警察還兇的便是憲兵隊，一提起憲兵隊，大家都覺得頭痛，無論誰一捉進了憲兵隊，便認為是沒有命了。他們的權限很大，任什麼案子都可以處理，反滿抗×的嫌疑，這當然是逃不過他們，就是土地糾紛，家庭瑣屑，他們都可以過問。他們是秘密捕人，也秘密處死。有人說，有物證，這自然不用說了；就是人證物證都沒有，只要他們想到你了，知道你有錢，有房子地，便可以隨時的把你捕來，毒打你，逼問你，硬給你加一個什麼罪名，不是判刑，就是罰款，反正是能錯抓不能錯放，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說不定什麼時候「禍從天降」的恐怖。爲了應付這種意外的禍變，有一點錢的人們，都請一個或者好幾個××顧問。小的禍變，這些顧問可以替你爭取一點便宜，一遇到大事，他們便會和憲兵隊狼狽爲奸，結果是你人財使兩虧。這種事說起來，沒有一個人不痛恨切齒，然而，又有什麼法子呢？

當我來的這幾天，哈爾濱是正緊的時候，天天丟人，在一個星期裏據說秘密捕到憲兵隊的有五六十人。在丟人之後，如果你要知道是不是在憲兵隊裏；這你起碼要拿出一筆運動費；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知道究竟犯的是什麼嫌疑，這你的運動費比第一筆一定還要加多；如果再想要減免你這個人嫌疑的罪名，安安全全的出來，這筆運動

費便沒有限量了。因此，朋友們都對我格外的擔心，自然，我更格外的擔心這些朋友們。真的，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捕，就會死掉的。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們特別的驚心，便是關於××移民的問題。第一：他們移民的數目，比以前格外加多，在幾年以內，便達到五百萬的人口；幾乎超過我們東北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第二：他們移民的地方，是完全指在鐵路的沿線，特別是東省北部鐵路的沿線，或者是吉黑兩省膏腴的縣分，都是治安較比安全的地帶。第三：他們移民的組織，絕對的集團化，軍事化，有些模彷彿蘇俄的集體農莊，使他們能够成立一個戰爭的單位。這種事實的結果，顯然是：（一）他們的武力配備這樣的雄厚，表示了佔據東北的決心。（二）把東北人驅出了交通方便，治安較好的圈外，讓他們去過着非人的生活。（三）適於農業肥沃的地帶都被佔領，逼着東北的人民加速的走向死亡的線上。在這一種情形之下，回想：國內的同胞天天在喊着『準備復土』，流亡在國內的東北同胞，天天在喊着『準備復土』，這恐怕是一個遠懸在天邊的夢了！

在哈爾濱只住了兩天，本想再向幾個別的地方去看看，事實上竟沒有作到；可憐！可憐！只這樣匆匆的便和他別去了！啊！長春，啊！瀋陽，啊！被敵人砲彈轟毀的山海關，在我的哀痛悲酸中，都這樣匆匆別去了！

當我回到了故都，正是東北××偽的大軍，聯合向我們的綏東推進；當我回到了南京，又重見這些熙來攘往，如狂如醉，依然沉迷於六朝金粉的餘歡！

（續完）